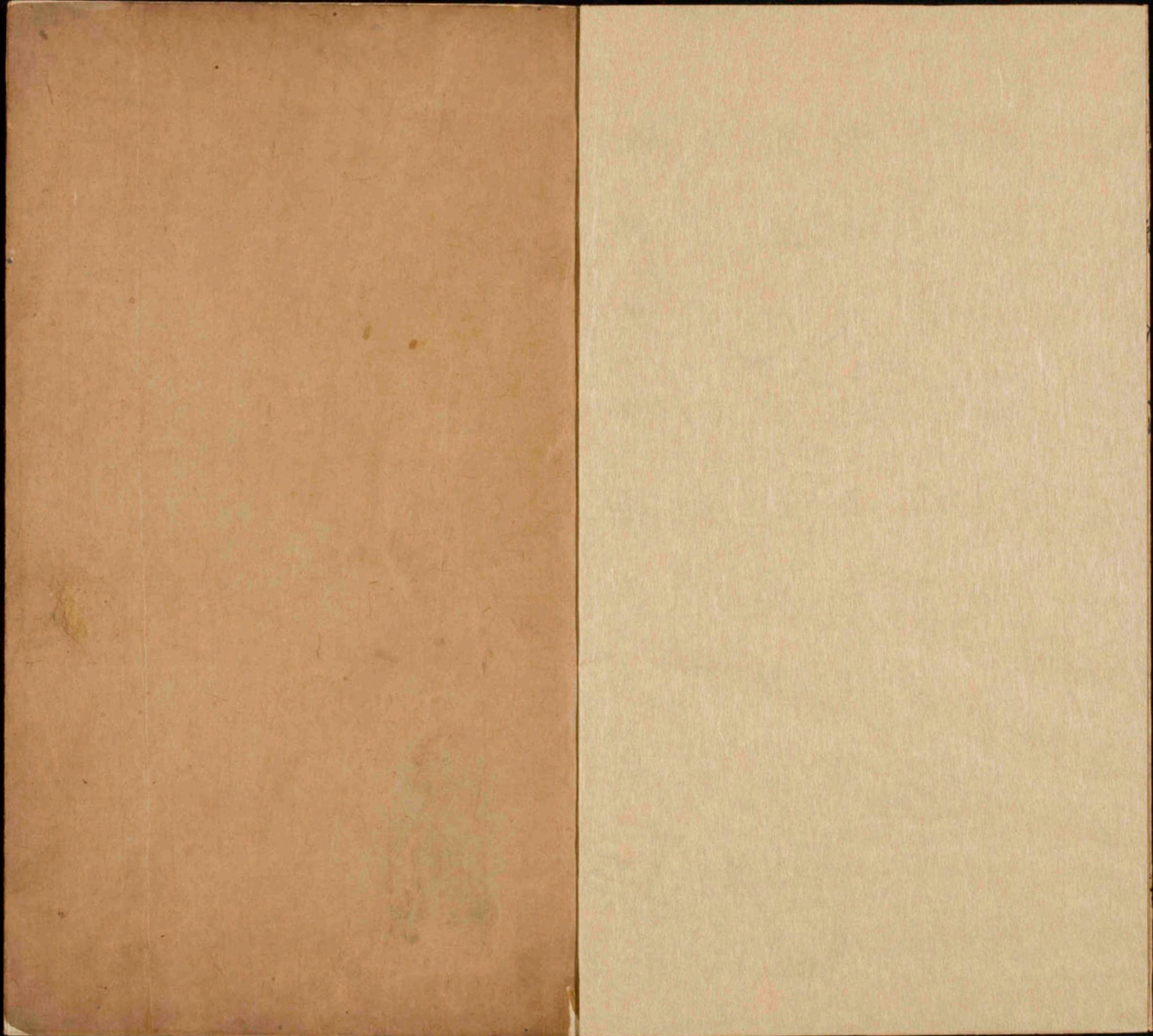


羅文恭先生集鹿忠節夫子批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七目錄

竹

行狀四

谷平李先生行狀

東川先生行狀

東塘毛公行狀

劉忠愍公死事狀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七

竹

行狀

谷平李先生行狀

昔孔子沒顏氏又復天死門弟子無所歸命欲師有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非斬然辨也明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速肖亦且七十不可謂不衆也而易惑猶且若此又況其遠者哉自孔門至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討其所至淺深要之皆可以追逸駕於諸子豈虛語哉夫學至不易矣

而端緒之別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槩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問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爲著姓宋有諱次魚者以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爲復齋先生又幾世爲先生高祖沂沭沂沭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 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絕人在襁褓歐陽淑人撫之曰汝繼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忠公後其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吾家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束脩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行事心慕之丁巳受學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謙溪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註遯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瞽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

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固未亡乎盡以其
學授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
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
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
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
試未有役於財而強於義者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
有志聖賢之學戊午遊遂江爲子弟師明年冬坦翁
攜如楚寓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
州是時大司馬李公士脩初爲州守見其文異之薦
爲州學增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
人始來歸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峯先生集手錄
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遇大雪食且盡
室無烟火誦書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爲州學生
月廩矣復分以給鄉之窶人窶人異之聞於隨愈益
敬憚先生故不假辭色即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
能少畱以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爲白石
先生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
身高等楊少師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
六月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是時武宗皇帝縱西
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居中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
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
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

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激壯疏入武宗大怒人人危之先生藁坐飽食待罪從

容以當道採解得免踰月忽出內降謫通衢驛丞播紳嗟曰先生辭言職矣顧以言去豈常情哉爭爲詩歌之乙亥奉坦翁之通衢關愛梅亭讀易其中戊寅病移長樂學宮新建伯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先生與王公思議軍事已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搖王公問計先生豫策其敗引古爲證力贊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叙語莫得聞濠既平返通衢辛巳今上卽位有詔叙復未行

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訴鄉貴人奪民田鄉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聞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自鄉雜商販來爲巡檢所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人怒以奪官烏用法爲不聽判張心啣之以他故上疏論劾爲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璽書所載迪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

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拚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敷悉自辰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己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使八月監鄉試九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往先生官廣浙必奉坦翁行曲盡娛樂是年再強入廣不聽計至即日就途不復候謁同官以賻金至盡卻之乙未起復陞廣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面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面發赤曰法者治其太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掇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趨出戴既慙怒會曹叅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即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宴嘗先生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與戴交誣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諱都御史而直先生為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為衆所嫉應畱用以責後效蓋霍公渭先筆也而時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為

慢已竟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始先生在廣
東聞彈章欣然且歸荅同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
但恐仕者以余爲懲則薄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
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蜀無悻悻狀丁酉至官數月
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
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
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叅以毫髮意氣不免爲
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
允已亥明堂禮成得推恩三世先生以爲方切感
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賀歸道陞浙江按察使未
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
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生瞿然曰是不可徒
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建議增給曰使
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是年大歉蝗蝻且
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縣不足取泰山祠金
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穀與蝻穀倍蝗數又盧盜
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今
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何計其限郡縣募
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也能散金帛得死
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獄脫
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
是由燕入青先生部下設法擒之而燕之撫臣攘以

爲功先生不辨其他訟獄細務責成所司不欲侵職
務存大體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
運艘泊江轉搬旣爲市民所紿而官稽程期鮮不得
罪先生乃令自水門入庾次又檄監視者無先放衙
無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壬寅十月偶得
疾疾而是時先生爲金御史所誣當調金御史者嘗
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怨不德已而公卿中
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
逝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月一日年止六
十有五而張淑人先卒十有五年子男四人女一人
長元生戊子舉人次紹生縣諸生女適縣諸生楊告
皆淑人出次寅生庚生俱縣諸生出側室楊氏孫男
五人長大學生曾次縣諸生春次兆華次兆宗兆龍
孫女三人皆幼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元生等
奉柩葬桐江赤石潭紫山遷張淑人合窆焉先生氣
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厲對容終日危坐身不傾倚
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意態安舒
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曰天籟子皆得曲盡其情意
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輒問所好每默坐問荅注
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逆七呢之態不少藏蓄平生於
物價低昂事情微賤曾不經意至當大事決大疑聞
大謗衆人牽係於利害得失噤而不敢發者灑然脫

卸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綈之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察副使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居憂嘗畱門人飯貸米乏薪至爨治器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爲贄終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榱雞埒豚苴不蔽風雨然竟不知支一木覆一瓦爲子孫計其興致蕭曠若處九層之臺俯萬有而享百珍也蓋先生早年聞王齋先生之言即以聖賢爲必可至以學爲必不可已停涵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類於是性命一委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叅雜其中惟其不知不愠不見是而無悶故懲創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信闢其可疑故辨難往復必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以何思何慮爲標準而未嘗冒古昔之訓以爲門戶晚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爲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弊以爲高竒嘗述程子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之玉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爲主本以閒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則其植立擴充濯磨究竟豈一朝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萋斐橫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悅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

默渾淪畧無強聒此其積累之厚蘊藉之深即謂之
間世一遇猶未足以喻其難也如是而視其泯沒不
爲撰述以傳于世而待乎其人嗚呼將非自絕於先
生哉洪先不肖自丙戌歲與王龜年周子恭輩始趨
門墻得聞緒論躬行不逮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
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遽爾痛割悲夫先生祭玉齋
文曰斯文未墜天覺在茲竊喆晚境以報夙知是在
先生猶有未已者也況於門人小子哉諸孤俾撰至
行得效管窺不愧冥愚輒加詮次先生晚年好易不
尚語言諸所著述竟未筆札應酬感述咸寓道機手
澤所存謹各輯錄總爲疏草二十有八目錄三百餘
條書問三十有三詩與文一百六十有五藏諸其家
并示來者

東川先生行狀

東川先生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東而行又甚
高聞士大夫間於是學者尊先生率稱東川先生先
生姓羅氏名僑字維升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六日
幼有奇名六歲偶文句應聲成十二通文詞是時父
通判君爲南京大學生先生因學大學中閉戶誦習
貌甚莊諸大學生見之呼爲小先生長爲邑弟子員
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歲有門戶牽綴試目窮
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東白公元禎以道術鳴先生

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
放心爲言於是行輩益推先生乙卯舉鄉試明年試
春官不第爲南京大學生祭酒劉震聞其名特禮之
已未舉進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新會廣東劇
縣號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溺章句無本實而
專內業者輒目爲異端於古人甚悖於是表陳白沙
公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宮講論不輟諸
所行罷多放故事之善者三年民安之已巳內召補
大理評事是時閹人劉瑾擅王命用濞刑先生自
念刑官無狀庚午歲早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道理
則陰陽和今且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爲天心
仁愛未已也夫先生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妃有
鷄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此敦穆穆之化也今陛
下日晏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相諫
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大深朱求大急盜
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臣噤不
爲語安得不致壅蔽爲大患哉是以黥劓之刑上於
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者舊如劉大夏忠蓋置之行伍
潘蕃謫遠幾無生還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勸大臣之
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懲罪今往
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殆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

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指將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過氣燭於方張羣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獨居者三年巳卯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先生居守吉水濠既擒王奏功疏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辛巳今上即位有召旨先生感激就道數日檄

至壁台州府知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居十餘年疏食讀書於公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撤奸惠良興學禮

士愷悌宜民民訟歐歐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爲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因多感悟成衛食倚各郡餉前守漁其中即溢取齎出之人覲治裝咸苦民先生首除羨餉而覲行自給無他與於是吏部上天下守令殿最以先生治行第一賜襲衣牢醴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鏞奏云人君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耳臣聞武皇

臨御八黨擅權皆逆臣劉瑾爲之魁也故尚書韓文
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嬰其禍鋒者乎而給
事中劉蕤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已而竟不
復聞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也
今遇聖明首宜獎擢以風天下顧茫知長沙僑知台
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而待以常調人將
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叅政台人呼
號畱之不得強脫靴去而郡縣咸爲立去思碑甲申
先生至廣東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賊猖獗先生
設擒捕法竟多斂避八月以故事當引年即上疏乞
骸棄官歸總制都御史張嶺巡按御史熊蘭奏畱曰
左叅政羅僑學業詞章志趣道義效權奸而直氣不
挫遭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遽聽其去也先生乃
復上疏詞旨哀懇而吏部移檄以先生忠貞在朝廷
循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
急先生不得已復至韶州固以疾辭於是總制都御
史盛應期疏其事竟得請云先生旣歸杜門謝客日
對書史著潛心錄探索理道謂學湏寡欲則心中無
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竒玩賓客至具常
食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歲穫贏分給諸族時
聚謁誨以孝友故終先生之世家人鮮有違教令者
先生早年以學自命故諸制行必謹規矩爲新會厓

山在治境感宋死事諸臣歲泛海祠焉在台建忠節
祠祠方孝孺置祀田若干壬午東廓鄒子講學青原
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先生以爲
不應古禮責以書曰講學之功尊德性之資未爲無
補也何獨嫌於喪次乎愚以爲取益於友不若取益
於心取益於天子何不自信而過遜哉恐索子者當
於牝牡驪黃外矣是時先生方病痰書皆口授而摠
禮嚴振無少讓九月五日對客理前語端坐卒矣嗚
呼儒者之學至近世門戶各異先生獨遠探玄覽古
昔是尚雖宗旨異同砥礪踈密未敢溢詞然自壯至
老疑然樹奇履坦不雜浮鄙其可不謂志士哉吉水
民俗朴而士負氣故多偉人自先生所及見張黻以

諫畱大臣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道守法暴死
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先生行事視此四人者
頗相類豈亦地使然哉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先人與先生同舉進士皆以行誼相高洪先以故得
幸侍側時受成訓悉聞諸懿恐盛美不傳後世何述
於是攷先生操向列其行事俾風流遠遺尚有興者
先生子二孫男一孫女四長子卿谷坪李宜人出次
子宰側室濟寧于氏出卿子恣俱縣諸生先生上世
曰必先宋季由廬陵大安家湖南再徙吉水富溪曾
祖支順富而好士祖聲振精易學負時名屢聘不就

父頴世其學後為太平府通判有惠政壬午先生以恩澤請於是敕贈頴承德郎職如故妣袁氏配李氏俱贈安人而先生墓在所居南半里

前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塘毛

公行狀

公諱伯溫字汝厲姓毛氏毛之先為浙三衢人宋初曰休者來守吉州因家龍城其後遂為吉水人十八世叙倫為公會祖以祖超貴 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員外郎曾祖妣張氏 贈宜人超仕至廣西府知府祖妣劉氏 贈宜人父諱榮舉鄉試為浙江布政司經歷以公貴封大理寺寺丞而妣楊氏封宜人後公屢推恩自曾祖以下 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曾祖妣以下皆一品夫人公娠時嘗晝見寶塔色相具備稍長輒有異識為童子隨寺丞公與宦遊子弟處無驕侈態補諸生提學副使邵文莊公竒其文正德丁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郡人呼為毛青天當道判訐者咸求諸公為幸或吏事疑似牽制與轆轤不可致詰者必相屬以是攝判嘗半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某用賄入為大理卿公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額外羨日舟車耗息幾埒正筭籌校釐正必復

故常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必親校勘如均徭大戶皆酌丁稅爲準鎮守大監孫某往在山東訐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府中爲奸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公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曷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定何言公

天子法官也吾何

敢公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訐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旣失利且難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繩以

法仍請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没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諠寇不可弭公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敕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訛言不易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遇比士曲防精鑿得人爲多辛已

今上即位大監張銳張忠十

九人奸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汗奏牘冀得易辭公上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忠

使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即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大監蕭敬韋霽同惡相濟默與夤緣蓋其利害相關欲俱掩飾臣謂敬霽不誅恐明詔不信於天下也疏入中官爲之屏氣壬午擢大理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鄰套虜恃兵爲命首罷衙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檢屯田沒子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于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大獄事起以公嘗在大理列當坐論未受代宗室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畱不報戊子罷職歸壬辰九月用薦者復起奏敕提

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未行十月改提督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天未上十一月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註誤復罷歸是年公始五十有二而寺丞公與楊夫人壽康無恙歲時奉觴鄉人咸聚觀榮之甲午十一月丁楊夫人憂乙未寺丞公繼卒丙申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公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召公起復公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爭

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脇從交酋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畧不可不置謹上六事曰正名曰用兵曰用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廷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是時雖逾大祥猶託疾乞終制人月服闋始視事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 敕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千萬公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為低昂工作易就 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各一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上五事欲均管轄以便行事處錢糧以急濟用備官屬以供委任破常格以作統氣懸重賞以激人心大約申前統而增其未備餘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已亥春 聖駕南巡慮宣大

諸方切近畿甸 敕公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將發賜大紅金綵飛魚羅衣錦袋銀瓢刀箸各一公至邊簡將帥嚴間謀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而諸邊靖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往年巡撫張公文錦議建五堡參將賈鑑不能和拊士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為諱公謂昔之憤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即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

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
至五月還院以 皇太子恩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
廕一子國子生其年置宮寮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
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八月 上決意

南征加公叅贊軍務九月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
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太子少保賜銀綺復廕一
子國子生庠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黎
利代陳而王四傳至暹為陳高等所殺暹無嗣國內
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瞭
等告變且以黎寧為請登庸懼納表乞降朝廷遣官
廉之未得至是 敕公得以便宜行事且視誠為為
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釁取故地郡縣之公既廣

集羣策遣人宣布 朝廷威德反覆利害夷民上狀
為莫登庸送款者甚衆公懼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
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
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
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
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
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 朝廷曲赦其死願
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制辭極悲懇
公念安南罹禍已久 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
夫夫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為心且窮治大密

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
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
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公爲疏請 上從之

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瞭等內地厚
予田宅訪黎氏之齋館之他州進公太子太保加賜
銀綺 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自陳乞休不
允壬寅正月至京師辭免進秩上慰諭有加公益感
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爲八事一禁酷刑二慎舉劾
三革騷擾四懲勢豪三省繁文六明職守七正士風
八備兩造意以近世刑獄任情民多冤死官司上下
目蒙多承承風旨同喜怒利民爲共張約取幾利御史
既不能辨如僞曰肆貴賤化習風靡俗流漸不可長

請一一覺察如制 上報曰民不得所皆有司貪酷

所致御史舉劾失實都察院不嚴考覈吏部不公黜
陟給事中不能糾正國家何賴焉卿言切中時弊其
令所司務實舉行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某縱左右
受賄公劾罷之朝廷紀綱爲之稍振北虜犯邊兵部
有所建白必令公覆議以上虜嘗越三關畿輔震恐
公以都城無郭恐一旦倉猝無備欲倣南都爲輔城
以衛軍民疏上不果行十一月理兵部事往時諸邊
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
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没入軍士衣糧浚削日甚

以是邊兵貧弱不支賫岫公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效痛禁抑調發以杜倖門已而奉 敕提督團營軍務營內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逼濫自都指揮以下斬以狗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勲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公銳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爲動公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却斬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知恩無不周知應慮尤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

疏至即議遣發無遙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蒲考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誥命 上遣奉御賀俊賜楮幣少牢上尊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公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垂卒郡邑大夫來問疾危坐談 國家事不少亂鄉人聞計無少長咸大息嗟惋公平生豁達友愛和易與人居言語歐歐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如有所失以是宦遊四方無問識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宇沉緩臨大事剖疑折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即狹文

削牘有為增一言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
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為之危而堅任不惑
及征安南倖功者謂公必有冀望然卒奉 上德意
保全主靈兵不血刃師不羸糧默定僭亂懷服南土
未嘗張皇變幻詐飾觀聽雖由稟受成筭亦其謹厚
惠慈出於天性然也夫人謝氏父曰顯褒母楊氏夫
人生而樸靜醇懿年十九歸公公祖父已貴而家人
猶食貧夫人備嘗艱苦拮据以足衣食及被恩封布
帛日夕紡績不輟與里中媪不異親戚女奴初來求
謁傍人竊指語以為夫人不信也封孺人進宜人加
淑人後 皇太子立 綈 賜文綺 公征安南

舍人次棟廕補國子生次楠女一適國子生藍教孫
男懋宗以廕補國子生舉江西癸卯鄉試孫女一曾
孫男一棟楠出側室鄧氏女出郭氏然夫人視之猶
朴也夫人既卒 上遣布政司叅政趙鏗諭祭進士
徐霈營葬郡城北真武之東山公以坐罷卹典未行
公生成化壬寅七月六日卒嘉靖乙巳六月一日壽
六十有四夫人生先公二日卒己亥十一月三十日
先公六年惟先大夫與廣西公同為南京刑部故公
於先大夫遜行輩其家世積累之久與其政事不肖
嘗得與聞又侍公同朝辱不鄙取其尺寸而竒之方

愧無爲報比罷歸期可繼見乃竟已矣朴將乞墓銘于名公以世交之故謂不肖宜深矜惻且爲宣引公之名海內罔不知其功烈在邊徼可垂永世有如撰次失實後有考者其何徵信謹按朴所列事狀叅以朝議兼檢諸司奏牘取其足傳者聯爲篇俟采焉

劉忠愍公死事狀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爲禮彭啗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旣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大常不可用道士宜以

進上處之未幾編脩董璘自東頭爲太常少卿振因

謂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遣下獄已而

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

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公

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

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

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

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

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盧

氏人與耿公九疇爲鄉鄰耿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

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

類惜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

順先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
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無
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
慟哭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取與廣信僉都御史高
公明嘗言之高語未豐鍾恭愍子知縣啓啓以語東
廓先生而洪先讀行人如墉手記公下獄在正統
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
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吊
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
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
人筆記曰載情兩語相率比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
審不謬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之難其心
首豈朝夕之故哉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
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
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
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
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
耶與子同年尚穉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毋告故同
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
節祠與公同日迎上且聯坐云

墓志銘 二十一

王東華墓志銘

三符曾公合葬志銘

何孟循墓志銘

林石樓墓志銘

吳雲泉墓志銘

何善山墓志銘

茫湖李翁合葬志銘

歉齋張公墓志銘

亡妻墓志銘

三厓歐公墓志銘

祝岫嶼墓志銘

羅三潭墓志銘

周魯齋壽藏銘

何武畧合葬志銘

張野塘墓志銘

水厓彭公墓志銘

胡嶺泉墓志銘

劉良溪墓志銘

龍北山墓志銘

秦白厓墓志銘

胡雙華墓志銘

墓誌銘

明故廣東按察司僉事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王東華墓誌銘

天其有意斯世乎必生任事之人維持而倡作之生平所期率汲汲於吾身是非利害之外幸而學焉斯聖賢其歸也不然意氣激發尤當雄偉豪傑振越一世而天下治亂恒必賴之吾嘗持以定士品而莫有信其然者往年嘗晤東華王子袁御醫所當是時王子爲進士年纔弱冠色潔白若冰雪竟日不一接語後十四年王子棄廣東兵備僉事東歸過余慨然身

相許爲誥在兵科時募兵山東曲折與兵備嶺南諸事甚悉其後數以書問又三年爲丙辰倭擾海上漸入溫官府熟視不知計王子主族議練鄉兵待之其年十月倭渡南溪入蒲洲殲之於上金斬首十有六擒十四人拔其脇虜八十人還之鄉明年復殲于梅頭斬七首自是倭畏永嘉塲不敢犯永嘉塲王子之所居也戊午四月六日倭至梅頭王子伯祖散官沛死之王子憤曰所不能戮力復沛讎者有如此海次日斬二首擒七人而他酋數千方圍樂清十四日王子納其家邵城十九日兵備袁君祖庚來告急遂移道往日晏伏起金輿遂遇害當變作時手猶射殺數人張兵相視甚邇無一抃者倭以鄉兵少之不知爲王子也總督胡公宗憲上死事于朝詔贈太僕寺少卿立祠郡城廕子世襲百戶已而當道聞狀爲之黜袁罪張以伸王子則何及矣嗚呼當王子爲兵科爲兵憲以兵死死職也今死溫何哉夫金不彈雀尸不代庖此易知也出門及顧誰則無情且儒者之論多主委任權力而敵愾弭亂率諉武人即任職者猶且以此藉口彼肯營其所不及乎士大夫居鄉豢養驕惰臨事則高拱緩頰譙責不至議者方以持重歸

甚急亦以張進王子諱之凌晨簡轉錄從

之王子計不出此而所汲汲乃在吾身是非利害之外嗚呼王子其有大不容已者乎或言王子有母在郡郡圍則母危王子殆死母也嗚呼是或然矣使無母其遂已諸王子其有大不容已者乎吾不悲王子任事之心不見知而悲天子其生不待深究而遽止者其謂何也王子既殞西墩其子如圭自爲狀走使不遠數千里索余爲銘且曰先君靡日不言先生卒卒憐之余持書泣曰余後死矣忍不爲銘按狀王子名德字汝脩少英異有大志舉丁酉鄉試戊戌第進士庚子授東昌推官善治獄巡撫曾公銑壯其人已

丑臨清外城成以督工陞俸一級六月丁父憂丁未

補大名會河南盜掠湖廣貢金衆疑在滑且指四人姓名爲證有 詔逮捕王子聞之自府均滑驗狀無

實執弗與河南將上奏未幾得真盜京師遂釋四人

滑立生祠祀焉自登第至是十年不遷不知榮進比

滿考會選臺諫乃與沈君東堅不赴考爲當道所薦

授戶科給事中二旬上疏言時政所忌 上不加罪

旋主光祿罷無名費才三月省四萬餘金庚戌北虜

入寇條陳十餘事首議開北門納奔民平通太二倉

米價活諸餓者夜半遣中官至家傳 旨允之無何

募兵山東軍資乏懼不足數則假便調簡民兵直以
償之易其名曰義勇兵始大集是時 詔下特舉才
望格於議出爲廣東按察僉事兵備嶺南至則以身
率海兵鵬勦村堡動至數百十人飲食兵器呼吸立
具蠻寨惴惴莫測次第就降會英德民兵盜庫金爲
海兵所獲知縣吳希曾畏罪反坐海兵爭之不得遂
引疾棄官不悅者劾其擅遣竟罷職異時王子所語
募兵與兵備即此兩事此兩事在王子尤不甚奇其
居官廉慎過於處子執古喪禮不眩時俗在諫垣歲
餘凡四十疏詞極剛懇雖至忤人而其人喜怒又足
以長過福曾不委曲少何其意生平所見惟知此
人視以爲無益而已在所必爲人或以爲可緩而已
不容以朝夕者惟其氣極憤烈而和易藹然出於天
性赤色厲聲未嘗或及僮隸嗚呼是果可以死乎王
子自五代世居英橋宋有諱惠者以長厚望于鄉高
祖毓曾祖瑛祖燭父浥號橘泉以王子貴贈文林郎
直隸大名府推官母林氏封太孺人娶邵氏封孺人
子二長如圭府學生次汝璧襲百戶女四長適禮部
儒士張鳴球次許項光祖二尚幼王子生正德丁丑
閏十二月十二日午時卒嘉靖戊午四月二十日申
時年纔四十二銘曰

孰不愛親而殺其身微之聖人聖人曰成仁孰不愛
已而輕其死告之 天子 天子曰勤事情之所激
嘗恐罔生謂非天與其成則既見之躬行事之可爲
尚不止此惟其心有不已夫是謂之志士

明故中大夫太僕寺卿三符魯公合葬志銘

今上皇帝之初習於政事百司庶獄覽決必親武臣
有恃寵撓法者嘗受賕違 詔改配軍人縛邊將爲
御史趙鏜所劾復強辯逆 旨下朝議衆以其嘗與
大議又與戚里有連咸顧望三符魯公爲大理左少
卿獨言罪當死得減爲幸何得復計其他數以語侵

去司凡再下議公色益厲至弗曲起不置

辜法司以賕移獄坐其子朝議謂厥衛乃 天子私
人不可偏聽致輕法司公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
背 上先後遣人偵知之大怒爲罷尚書都御史大
理卿各一人用公議奪武臣兵柄削保傅銜及其祿
三之一而竟誅柱且曰滿朝之人惟魯某孤立無黨
將以爲刑部侍郎用事者不能平嗾言官交章論劾
公上章請去疏至八九累 旨慰留猶忿忿不自已
公之名自是滿朝廷而忌公者益因以衆已而擢太
僕卿實以抑之居歲餘以守藏吏爲奸自劾致仕去
自公去朝廷不復有此兩事亦不聞以少卿廷爭忤

衆者矣公起家弘治壬戌進士知鄞縣三年鄞人愛之如父母久而不衰有西漢良吏風丁卯以母憂去已巳起復補保定之新城未幾擢工部營繕司主事分司通州滿考調刑部山西司主事擢署山東司員外郎明年甲戌轉署郎中忤閹銳引病去丁丑檄召補陝西司署郎中遇都御史彭澤獄起戊寅復在告終武宗之世不復再出辛巳今上即位用薦者起爲肇慶知府且錄已卯勤王功增常俸一級丁亥擢福建按察副使未上擢大理右少卿至京轉左少卿自入仕二十六年履危陷險晚始遇矣然畧不自人情以制幾事人或以言嘗試輒嫌以爲誚已怒發自任矯之雖或少過無悔也當進士奉使歸日持律就叔父憲使昂講說疑義假獄辭斷議如爲諸生除縣未上鄞諸掾留京者百七十人率卑禮問所宜行諸掾感其義人投所知滿數篋公擇可信者爲便簡出入袖中至鄞有所行罷動中幽隱豪猾驚曰公神明耶何自聞之搔手戒不相犯閹瑾煽虐民多爲盜瑾舉連坐無辜者踵繫於道新城去京師甚邇公上盜狀多以野處爲戒瑾遣二校實之公曰土廣人稀始便爲盜何更實爲二校不能迫鷹坊使假瑾威往

來畿內郡邑吏數遭撻辱而括財至數百金不止公
用市猾詭計新城獨得不擾計其費纔十金分司通
州與諸闈同事禁索錢舟人籍諸軍陶甃月課闈人
畏之張銳者主東廠大闈也其私人馬宗以指揮違
法當罷銳百計求免不聽且數詈銳銳怒甚代奏誣
公入罪不審下法司久乃得釋都御史彭澤將復哈
密中人素以子弟不與從征銜怨會上魯番用奸細
寫亦虎仙計誣澤激禍遂與縉紳忌功者構獄陷澤
公判虎仙反覆變亂誣忠勤大臣法在必誅虎仙懼
賄內外以計逐公公不得已再引疾去公爲大理廷
年政尚威廉總督大臣數以撫徭之策問公公言非
用團戍法自守互市法相詰徭不可撫言數十萬多
見采用嘗憤兵衛縱賊自利至忤上下幾不自免蓋
公之不屈得之天性之素如此致仕歸十有七年杜
門絕交同里竿得識面非其人即親屬不樂與接偶
遇之終日相對噤不能曲出一語閒居聞脂韋媼姁
者當食必置匕唾罵事關 國家終日邑邑不解性
喜讀書頃刻不能釋手自經史至於星曆地理譜牒
積歲覃研咸有著論堅持一說不可破文多項刻立
具不求煨煉竄削爲工所著年集家譜凡十餘種藏

于家獨地理諸書行世公名直字叔温號三符一號
惺惺叟世居吉水竹山湖曾祖沂贈監察御史祖椿
父煜以公貴贈中大夫太僕寺卿母周氏贈淑人前
室夫人彭氏廬陵進士槩女繼許氏金灘許泰女封
安人進淑人皆先公卒無子側室王氏廬陵迪功郎
鍾女生子二人長子布府學生幼子庠女二人長適
前左春坊贊善羅洪先幼適縣學生羅宰孫二人中
立中行孫女三人長適劉聞詩餘尚幼許氏善治家
事公最久自食貧至公致仕內宗外嫻男女歸聘經
績田蓄給使生息咸出勸裁故公垂老不識衡量公
嘉靖丁酉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六公卒三年十月
巳酉子布以許氏合葬六十二都龍陽岡巳山亥向
而子布妻周氏祔其右稍前洪先先君少許可然於
公莫逆嘗命洪先曰汝婦翁性難犯可嚴事之吾敬
其爲人也其後得侍于朝親睹前爲大理時事比
罪歸侍朝夕者又七年嘗病亟密遺子布書曰吾生
無所益於鄉仕無所補於國即死慎勿祈恩澤且它
屬銘長婿足辦此矣至是子布出其書洪先讀而悲
之不得遜書其數事大者見公銘曰
剛毅於仁近者其質流風所移百不存一於乎公乎

氣降萬夫人所趨避獨視若無孰不榮進畏以禍及
寧捐公卿力抵貴戚奮不顧軀尚許其餘或是之迂
彼終何如古譬士品定價莫強利鈍是程豈辨下上
聖主知臣孤立無黨以是銘公可謂不爽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贈奉議大夫尚寶

寺卿何公墓志銘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往以諫死議者以
爲於事無益徒累 聖德非人臣所宜或謂死者多
緣意氣鼓動遭觸不幸實非得已自兩說出縉紳競
慕持重以脫禍人亦莫或非之於乎若何孟循之死

倚彬內應比詔下彬幸得便窺伺乃爲危言憾衆懼
中沮衆亦相視搔手戒莫敢出何語甚則以諛言媚
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脩撰舒芬疏入諸
曹稍稍躡之 武皇帝怒罪鞏等彬復揚言鞏旦夕
且死真以脇衆孟循業已隨衆入疏力言淫祀無補
敗亂辭極剴切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
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直指濠不諱也彬畏事泄不
以進御孟循性復謹默耻矜伐人亦未有知者至是
慮衆爲彬所脇又以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
山卿乞自今罷巡幸勿爲左右奸佞蒙蔽鞏等無罪

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
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則更四出機穽既下孟
循等于獄陰使衛卒多方拷之復嗾其黨指劾言者
懷奸訕上無人臣禮 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榜示朝
堂毋得效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
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素視賄爲重輕至是密
受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孟循體故羸又
憤所言不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二日竟卒正
德己卯四月十九日也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
䟽時安覺之前持哭曰主君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
幼子且爲訕語死曩耶孟循先廢學廢知無歸
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脩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
時一子世守方九歲孟循生成化丙午二月十五日
年止三十四耳孟循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嗚呼若是
者果不幸遭觸耶果無益於事否耶孟循自幼無他
好垢衣糲食不見顏色性故寡合不能與富人游父
嘗令學賈心厭之願去賈爲儒或言祿命不利則憤
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舉進士
吏部尚書陸公完聞其名延爲子弟師未幾當試臺
諫獨引疾弗出口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始拜工部
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踵弊承訛

歲增羨以自潤甚則羨及尋丈商人苦權過於虓虎
孟循更置一切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
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下令商自百金下
減羨三之一風水敗貲勿羨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
入羨者手實數自摯之歲郡帑數日會所入數以等
減羨其或越貨敗令及私謁者沒入之威惠並舉至
今守爲權令比去權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
賻而後棺也於乎人莫重於愛生所資以奉生者勢
與利也非位不足以據勢而利之所在必貨賄而後
通二者不可驟至而身之不存又莫得以享其成夫

然後死此且暮之際不待不繫於情矣公於臺陳司

故進可以遂志退可以逸躬此其素定有不俟決裂
於臨變者而豈計其得已否耶人言南巡之諫惟戶
曹不與工曹三人外他皆聯署以進有避而不署署
而不徃徃而復規避者問之曰吾親老也不然則曰
未有後也於乎即使無二患矣自顧奉生之資有不
盡享其能決裂於臨變乎即有不幸遭觸與孟循等
幸使不死其竟無優劣矣乎此可以論孟循也孟循
名遵其先吳江人洪武初以閭左徙江寧高祖文廣
曾祖澄祖瑄通星占曆數學天順間徵補天文生今
通籍欽天監以季子鉞貴贈監察御史父鐸母王氏

孟循被杖時鐸與家人墓祭歸有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死矣夫已而果然其素信於父母如此孟循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江寧德安鄉梅山村之原又三年辛巳今上即位褒先朝死事臣誥贈孟循奉議大夫尚寶寺卿封鐸如其官母與妻狄皆宜人遣官諭祭其家錄世守爲國子生又十六年丁酉應天府請於禮部起祠祀之而世守自刑部知事擢判臨江府爲政有聲三女適嚴時泰金且徐某皆士人世守二子應謙應豫又已漸長昔之逃死者泯泯焉爾於是人始以死爲貴而世守之爲貴也固於生言曰昔世守幼不能共大事致墓石有闕典幸有以惠之余嘗忿議者之言不達於死者之心也因志墓備書之於乎聞者其毋以余言爲無益也乎銘曰謂死爲足重耶人之死不必如公謂死爲不足重耶非公死不可以風有慕公者求其所以其榮與否在其後世

明故文林郎贑州府推官林君墓志銘

嘉靖丙午余訪唐子應德于毘陵屏居僧舍一夕唐以衣冠之士來其形癯然其容翼然其氣溫然而視營然類有道者問之曰石樓林君也余於是始知其

姓名明日復謁與之飯君觴不濡齒匕不及盂其意
時時乃在余兩人兩人更互有言言且錯出君一無
所逆猶恐不爲之俱盡也已而報客至遂遂起避意
其倦且休矣客出戶則已遣人俟于外問可納謁否
當是時載妻孥赴贛州推官天且暑舟人告速不聽
如是者三日而後去余於是又得其爲人而與之定
交余既返林以是秋檄南昌往來桐江必至余舍自
慎行務學居官使民以至讀書文辭之事靡所不問
其後聞諸吏人云嘗代君作余啓事字稍誤可增改
者必易牘更書令盡善乃已他文移皆然已疑其用
心過勤多苦言之君死年幾絕不聞旌是君之流淚
傷又且有遺恨於君也始君以嘉靖甲午舉鄉試登
戊戌進士爲寧波推官未幾聞父侍郎公訃去繼以
柳淑人憂至是始補贛州其爲寧波也以侍郎公嘗
守是郡歸請所以治獄者而後行郡人素已竒君比
至恂恂然不敢以喜怒加人當斷獄務求所以生之
者旬日不得不即斷則相與驚曰固吾侯之子乎何
其肖吾侯也倭人入貢道故出郡中率爭市以鬪當
鬪時持矛戟攘劫官司無敢誰何然獨畏君廉君出
市倭即釋鬪以竄贛當江廣之衝重商大賈之所往
來異特爲關征以濟軍而守者輒無廉譽君以次當

代固辭不受已而檄攝興國其猾胥善巧伺以愚令至是故進敝器以嘗君冀少怒即得詐爲機利君覺之不一問左右請易器君曰於余甚宜由是猾胥搖手相戒未幾信豐大水當道檄賫帑往賑之君懼民急食聞命即行是時水初退地卑者猶在沮洳中君冒溽暑乘肩輿泥行泐村塢計口給授夜則會數而裏分之率不得寢凡生活數千人而身病矣君雖病不見辭色當道不之察顧益壯其才取煩劇難辦事坐之君憊甚猶時時作手牘令吏人代爲詰難聽遣家人泣諫則曰吾身猶食祿而可後事乎竟以痢卒爲之棺殮賻贈乃得歸悲夫悲夫使其少延以交余兩人者而取友于千古復以治兩郡者推之天下豈不爲千古一快哉柰之何竟不自卹以死也君之天性孝友去寧波時以哀毀致疾醫者誤藥幾不起喪柳叔人踰年而伯兄天君益悲不自勝坐是體常羸絕不壯夫當七歲時已能爲詩稍長好讀史遷爲古文辭人多傳之已而鄉試不利嘆曰吾不能乘時自憤何以空文爲於是更爲時文即又出儕輩上其後聞侍郎公與陽明王先生往來議論則益闖闖有嚮慕意雖長於宦遊能絕紛華侈靡之好居家徒步

敝蓋遇者不知爲侍郎子也攝興國事重建安湖書院聚諸生課業其中時爲誦說書院者故祀周程與陽明先生者也余嘗求友于世欲得質美而力足以任重者與之共學而恒不多遇及遇君可謂有美質而擅完力矣乃又不足於其年豈其固有限之不能自免者歟悲夫悲夫林世居莆之赤柱巷出唐端州刺史韋公之後曾祖訓導彌宣祖垠皆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侍郎公名富嘗以兵部兼都察院出鎮兩廣爲時名臣妣淑人張氏繼翁氏柳氏君柳所出也名萬潮字養晦別號石樓後以侍郎公塋石門山岳之女子四人兆憲兆魚兆瓊兆毅而兆恩則伯兄萬仞子也君四弟萬載萬峯皆先卒萬殊萬言爲諸生而兆恩在諸生中有文辭其請銘也言甚悲嗚呼君望於余者何哉而今以銘也雖然忍不銘銘曰自昔相見君也嗜善如聞迩虛不捐寸長當食而忘何有其軀惟道之入所貴者力其進有餘人之自畫以十爲百君有弗居余敢望君日異有聞今也何如豈云乎天速奪其年不以翼余抑忌美好自愛其實闕之幽墟余何爲哉辭以告哀來者歆勵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雲泉吳君墓志銘

新淦雲泉吳君卒于嘉靖癸丑九月朔距其生弘治辛亥五月六日年六十有三吉水羅洪先友人最厚善者也走哭其家紀後事適術者得卜于歛風鄉大墟山丙午其孤胤祥輒哭請曰先大夫遺言窆窆之後不敢後茲將行事幸詔之洪先爲之諏期得五月巳丑則又請曰知先大夫者稀勒石柰何洪先曰是固在我後旬日胤祥以鄉貢士蕭克良縣學生朱洛狀來乃復爲之銘而序其世代官行特詳蓋悲君之難再而又自悲其無侶也君名達字近光別號雲泉舉嘉靖壬午鄉試巳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

廣坐派料銀殿工成加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爲福建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敕撫治重夔兼達州兵備無何以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事可疑弗顧可爲弗沮人莫撓其鋒有嘗試者輒窘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武選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籍籍繁浩閹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誤我君入舉內令序坐內令乂秘不傳閹人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閹恐誅尚書所丐免誓不敢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皆得罪君已改南京得免

兩京以南北爲重輕君意誠在毋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也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即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拚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爾同寮咸危之君一不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脫囚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車駕主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特賞千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閹人以特旨免君

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資富

役遣江淮衛水夫爲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納舊多羨目歲吏銀工得釣機利至是痛割其弊無相染者每歲嚴舟上供廬閹人張其數以便私賈會計乃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跡吏部將超資相待爲忌者所尼補興化以劇郡難之是時母年高不可往留妻子侍止隨二僮至官囊篋不緘嘗即卧內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死囚爭傷無驗疑其

隱於賄命燔水不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
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
何有自殺妻而誣其讎云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
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
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
或投緇火燒人屋攫財市中夜盜數起謀其姓名寘
之法訟益衰少每聽訟嘗手執券或延問他疾苦殊
休暇鄉士夫以爲異間易服旁窺之無不嘆駭訟已
歸贖鍰各縣庭無留人日晏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
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勤敏然存大體不苛細李
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譚君聞言錯
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御
史禁乘輜各郡多給報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
不欺禁隨弛嘗入 覲一無所賚歸而歲金爲同知
所侵故不省第緩交割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
畏強禦至於興利除害尤勇健有法先是病旱禱雨
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
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諭民曰徒邀
福而不卹灾物蠹也當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遇
至衆驚服莫敢譁幻於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闕

於橫民者建石堤章漁港別爲東山石閘以時瀦洩塞西湖港尾斗門城埭田草蕩溼洞刻石紀成屬之守者漑畝以萬連歲大穰獲異麥穎禾海寇數至多爲疑兵走之且曰此番舶所招也戒自今毋得納舶其後倭入市擾海上諸郡一如君言嘗捐俸爲義塚收棄骸且罪又不葬與水蒸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供張日省數金會吏歛縮關市通和會與御史忤旬月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聞居十有二年當道數四論薦君視之泊如也君爲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威以君抗言遂降色舉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所請亦未嘗不盡利害性脩潔不能受免即居官一蔬果不輕取薄業僅足饘粥部使問遺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臨終遺言鬻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正色麾之曰毋亂我我縱畱終不能庇若等也儵然而逝孝友淳厚踰于常情達州歸母病癰不解帶者數旬比卒壽九十有一君年五十餘衰毀至嘔血處兄弟田宅惟所取第適死杭州奔喪如其子少從兄遷學敬事之終身如其父遷子胤祗天

哭之慟未幾遷復死君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
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爲恨與人交務成
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苟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
一面也故及君之存人多畏之聞其卒無問識不識
涕泣悼惜好學博聞耻爲章句少受易于蕭教諭濬
喜習識緯陰陽卜筮之說稍長旁通醫藥星卜諸技
及國朝典故勲戚世次邊圉險易論斷一出已意
不苟附和爲文雄渾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吳氏先
世居縉雲自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清沂遂爲新淦人
六世爲澤潞同知克敏又三世爲邑諸生時雍君高
曾氏封太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賢行子男一即繼
祥爲邑諸生女一適蕭克恭克恭天年纔二十五誓
不更嫁云銘曰

謂剛者折有勁如鐵百挫不缺若彼縣穠旣繁以通
一芥弗容仁以友輔壁立寡與身完行舉民之無坊
川梁崩亡哀以銘章

明故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
何君墓志銘

嘉靖戊子余計偕北上求友四方咸曰君不聞陽明
之門所評乎江有何黃浙有錢王蓋指雩都何善山

秦黃洛村弘綱與紹興錢緒山寬王龍谿幾也未幾
遇何黃兩君子途黃為人方厚簡重而何君則魁形
長髯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必依所學無少長敏鈍歐
歐懇欵援證喻譬指畫歎羨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
吐者必伺聽者意解乃已否則雖餽宿簿愈連日夕
不爲倦也其煦濡而且婉孌若此自是定交相與問
難辨析不少隱避後君歸田靡歲不相見見必踰月
乃去庚戌冬大冰雪君留最久相語益合今期與余
結鄰終老而病不可作矣又八年其子進恒塋君城
東之東岳廟後之乙辰向此爲之志而以銘屬余余
節駐贛也常聚四方君子論學君聞黃所聞於先生
者慨然曰吾恨不及白沙之門先生今之白沙也又
可失耶友人以不利舉業尼之不爲聽會先生征桶
岡裹糧追從相見于南康未幾丁繼母憂歸斬然以
禮自度不徇流俗先生聞之曰是能講以身者久之
授以萬物一體之論與致良知之說終夜思之達旦
不寐忽有省悟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
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
體其語學者每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
情起學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莫若

爾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情無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此皆苦心察識而驗其必然不以人言少搖奪也惟其悟之甚艱執之甚堅故言之甚詳而不憚重復蓋謂舍此無以爲致良知之實持此處人自庶幾於一體之義而於言句稍涉精深微密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凡海內談學之士人人善君君亦人人視爲知己至論學昧未嘗輕許誰何也君以諸生事先生在顛趨顛在南浦趨南浦在越趨越一不以舉業爲念每試處理直書顧往往出人右壬午舉鄉試上春官久不第辛丑授

後視事乙巳遷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分司儀真歲餘權貨蕪湖所至有聲滿考投牒吏部乞致仕去不少濡滯是時年纔六十有四而貌又壯實時論莫不以爲高君少善治生家故豐而自奉極嗇及聞學勇於克己而急於就義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貸而後襄事嗚呼君之見重於師門者有以也夫何之先有伯勝者以好脩聞里中四世至景忠景忠生汝礪汝礪生克平克平生潛字若愚若愚公質直長厚以君貴贈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配孫氏贈安人三子長泰武平知縣次春歷詔安含山霍山

念菴文集 卷八
三縣知縣君居幼霍山與君同事先生而性慷慨有大節皆能不負師門君生成化丙午十月三日卒嘉靖辛亥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李氏封安人無出賢明著稱通達理道尤善處嫡庶之間故竟有子二進德進恒進德側室李出早夭進恒吳出今為國子生三女二出李氏幼出杜氏婿為丘循輝郭鳳嶺李子廉君卒諸生即北郭舊游之地為專祠明年督學憲使鄭公延檄有司祀之鄉賢祠又七年督學王公宗沐配享先生于爵孤臺于羅田巖而在新會儀真蕪湖皆樹碑識思此於君宜不足輕重然回識於起端發念者非已試之藥歟自戊子至今三十餘年三君皆無恙獨君結鄰之約奄忽不待余既不能無悲君所學若此而余自顧未知底麗即恐無以酬往昔之初心蓋不獨悲君亦重以自悲也銘曰江門崛起世有真儒孰出僻阻懷彼步趨違俗就師決於一念邁往無前良知自驗遷善改過不昧此知持以淑人念茲在茲有覺方來毋易厥視能尊所聞古人鮮是

明故誥封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茫

湖李翁合葬墓志銘

嘉靖壬辰豐城茫湖李翁以季子遂刑部郎中 恩
封如其官而次子逢爲給事中相與迎養京邸昆季
俱美官其祿既足以養而是時鄉里官京師者又皆
爭爲酒食壽翁久之名聞公卿間翁長身豐頤背負
鍾音響震發自韋布與隆貴語意態閒雅曾不沮忤
即素以桀鷲聞者猝然相遇莫不歛聽至是公卿相
物色翁衣冠以客禮見顛然有儀語時政及古今成
敗事疊疊不絕若久淹仕途歷多故者諸公卿咸敬
重翁大中丞王公廷相善鑒裁尤數嘆賞謂人曰使
李翁爲方面郡守可不試而效柰何僅爲封君耶其
盡知之者也翁二歲而孤潛鞠於母氏遭家訟侵迫
獨力支拒嘗詣御史劉公某劉竒其狀貌謂訟者曰
是兒且長雄偉一世若等豈其敵哉特取屍肩勞遣
之翁旣出孤危益折節問學資故穎異童時已能爲
聲偶句動諸長老比試諸生又爲督學蔡虛齋邵二
泉兩公所獎拔然顧刻厲行誼務脫流俗求與古人
頡頏聞于世非直工文辭而已母育翁艱辛矣翁事
母尤極孝謹居喪哀毀出至性即垂老言及猶嗚咽
悲泣不休與人交慎取予即纖微必嚴義利之辨嘗
曰父子兄弟懷利相與古人以爲亡徵非過論也以

是累世雖貴宦絕不知操切盈縮求增尺寸而其家
乃日益起翁故闊畧豪爽亦隨手施給又絕不能爲
寒士態至於自奉無衰壯其儉素如一日也平居動
止端凝不喜諧譁不蓄媵侍即處燕私虎蹲山峙凜
不可狎督諸子學嚴於官府即登第歸終日侍立無
敢跛倚即在官下時時舉平生所欲爲而未得自盡
與其所必不爲者訓飭之會同時各以職事爲大臣
所中下 詔獄翁倉卒聞報不少見幾微第曰升沉
常事奚足計旋遣人持書督過不令摧萎晚年益明
消長之故署所居曰抑畏旁書虧盈益謙四句以自
賓席以待深避不就遂二子相繼舉鄉試自視歆然
若有所畏而不能色喜視遂與逢登第時不異也遂
自外謫稍進爲中丞是時翁且八十先期迎賀于留
都翁辭曰余以三世一身遭罹多難乃苟延大耄于
今孫曾三十餘遶膝稱觴已爲過望汝乃欲假公卿
之重以爲一日之榮吾恐造物忌多取也竟不赴已
而北虜犯順召中丞督兵于薊翁直責以捐身許國
之誼不令內顧未幾遂得釋政三年而翁感微疾謂
遂曰吾必不起雖然得汝在侍殊非平生意及也家
人環泣問所欲語曰吾平生語甚悉若等能守忠孝

勤儉宅心保家吾目瞑矣何泣爲已而曰人多怖死
遂令神識昏亂吾心曠無一事欲了便了不見可恐
怖者言訖端坐而逝自翁遭家訟迄于終不一言訟
者名字其意以爲毋使吾子孫不忘於心且脩怨也
其大節隱行磊磊若此然拘于命不得達凡七試場
屋不第輒棄去而微寓其意於詩詩成日吟詠以自
適歲時家庭宴會或自度長短句令童子倚音歌之
以代鼓吹然亦不欲以是名家筆墨散逸今所存惟
饑豹穴遊桑榆諸稿十餘卷耳其平生所欲爲與其
所必不爲者旣以傳之於子與其家庭群從今衣冠
矣又拘於時未有以其名薦者故翁行事雖近古人
而竟以封君終其身翁諱萬平字惟衡姓李氏李氏
自臨汝徙茫湖在天福五年處士從始至翁二十有
八世世有聞人曾祖南輝封監察御史贈按察司僉
事曾祖妣屈氏封孺人贈宜人祖考諱獻號牧麟以
進士爲監察御史改四川按察司副使松潘兵備祖
妣黃氏贈宜人考諱與鑄負才志年二十夭母林氏
茹苦立後有司上其事于 朝旌表節婦翁生成化
辛卯某月某日卒嘉靖癸丑十月二日享年八十有
三配劉氏諱慶艾岡章甫女也善治家急義掩瑕俾

翁全其嚴重尤能以儉約成其子及封宜人身貴矣
一御命服返布素無所改也生成化戊子二月十六
日先翁十二年卒為辛卯十二月二日葬驥山子四
人選太學生逢官至德安府知府遠河東鹽運司知
事遂今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鳳陽女一適丹徒
主簿饒廉孫男十三人櫟橡格選出惠德慈逢出杭
樸楠櫝遠出枳材嶽壽遂出孫女四曾孫男二十幾
人公及見者幾人某某某甲寅冬十月某日葬翁
里中香社寺後成山辰向以宜人遷祔後二年而中
丞委金 元洪先始壽翁京邸徒懷羨慕不盡聞其

事有云翁年四十八時得奇疾氣絕三日而寤云至
帝所伏庭下遙見殿中紫衣者麾黃衣人掖以出道
遇群狙圍之翁躍馬奮刀殺數狙晚至野市憇酒肆
主人持簿相示覽之即翁詩稿所與語皆身後事病
且愈後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間乃知非真夢
也嗚呼翁處死生之際誠異矣其子若孫與夢語相
符不謬翁果異人哉其不盡用於世者豈亦有斬之
者乎嗚呼銘曰

維古立賢不專一途或引自代或同大夫叔季競能
浮藝是拘不量器受守資以除譬彼豫章輪困敷腴

委棄弗睨見惻垂輸完璞遺珠元精所儲亦有神物
時歛以舒人莫可測機與化俱鬱鬱茲丘天實闕諸
儷德克享孰敢覬覦不足于前後則有餘揆厥終初
理也弗渝

明故中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
政使歎齋張公墓志銘

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闈八黨當
是時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有狎於闈者密泄之竟
敗計不四年而闈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
論功蔭子南京監察御史張公聞之上疏曰李某者
草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
可贖乃冒他人功受恩賞也日何以見先帝哉竊
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方得志之時奸
邪者多見黜於瑾已伏誅之後佳其始終無恙臣不
知其何善爲身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持之涕泣不能
辯天下一日知有張御史慕其人必以爲雄傑偉特
性褻棘不可近自余見其退休時恂恂儒生布素徒
步道遇之不知其爲貴人方欲相從問當時忠定伏
闈始末與正德間諸大政事以補史官之缺不一再
見卒矣悲夫公名芹字文林世居新淦之峽江後析

地今爲峽江縣人祖某父某歲貢爲蒲臺教諭以公
貴封御史公爲諸生博學有時名弘治戊午舉鄉試
壬戌第進士授福州推官以薦召爲御史出知徽州
府宸濠反言者過計恐脇公家取道于徽請改杭州
公方誓死守要害斬賊間謀命下乃去已而當道因
徽人之思復遣還郡又謂宜於杭自徽陞浙江按察
副使巡視海道進布政司右叅政終右布政在官餘
二十年所至皆有可述不獨論輔臣一事而已初爲
福州習吏事嘗奉檄訊縣尉獄尉貪而昵於清吏御
史御史右之不爲聽按閩者數論薦之及爲御史論
其抹竇明諫馳馬兩事尤爲人所誦竇明刑科給事
中也嘗以言下獄公論抹有言曰言官天子耳目也
善遇之人人思奮而蹇諤之風起不善遇之則人人
畏避而循默之風成自古治亂興廢之驗莫不由此
頃歲賊瑾陰懷異志挫辱言官真之極典以箝制人
使不敢發其奸惡卒之禍亂相尋幾危社稷可懼也
今瑾誅矣然群盜未平災異迭見雖夙夜憂皇孜孜
求言猶恐不及柰何復有此舉動哉其言懇切寃致
明竟以是得釋 武皇帝好禁中馳馬射獵嘗墮馬
病諫者數人重得罪公聞之謂同列曰彼不以諫名

且爾吾何所委乎遂切諫曰孟子言從獸無厭謂之
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
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且備不虞猶懼有患柰何乘危
冒險輕萬乘之尊乎况 皇嗣未誕萬一不諱如宗
廟社稷何臣欲以一言悟 陛下雖獲罪以死無悔
也疏上罰止削俸自此兩疏入人愈重之自巡按鳳
陽補徽郡能以簡朴為政比改杭適 武皇帝南巡
使符絡繹在道道必出杭諸郡縣皆坐困而公無假
借杭民又稱便自如杭徽人泣送如父母已而復徽
徽喜其來杭病其去及為憲副杭私喜猶夫徽徽之
坐罷公性至孝善事繼母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
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即長跪闥外不命之起不敢起
廖卒哭奠三年不以病廢家居絕泛交無公府之謁
桌袍蔬食儉以終其身又嘗考靖難諸君逸事人為
之傳於乎昔之侃而直者出於性成亦有所慕乎公
生正統丙戌某月某日沒嘉靖辛丑七月某日年七
十有六沒之明年徽人都御史汪公玄錫追慕之致
祠而碑其墓提學憲副蘇公佑檄有司歲時禮于鄉
賢祠中公娶胡氏贈孺人繼吳氏封孺人皆無子一
女適大學生李一德同居兄弟之子為公後者某人

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水東某山蒲臺公墓次癸卯一
德奉尊君僉憲公所爲狀來徵銘於乎公之疏傳矣
吾何愛於辭銘曰

緊古有諍 天子是憑自彼儉人乃以禍懲持顛扶
危彼相有覲邦之司直在公其選一言爲智矧惟其
多褻如莫聞 國將謂何不遠厥猷亦職斯故公寧
無歸胡是弗悟于牧于藩考素之履世云不死豈必
孫子孰全于默孰毀于剛無迷厥方尚卜公歲

亡妻曾氏墓志銘

太僕卿三符曾公始舉進士與先大夫憲副府君交
師而公爲鄞縣明年乙丑六月四日王夫人舉女子
鄞名曰浙府君問盟許以帕聘不入他儀辛巳來歸
是爲曾孺人孺人生而慈柔雅秀以事母者事嫡母
許夫人未嘗纖細逆旨兩夫人憐愛之然體清羸畏
肉食日啖藜啜茗爲常先妣李宜人憐愛之也甚於
兩夫人也宜人免府君喪病痺最久又以事兩夫人
者事宜人除垢滌滌守視夜分宜人弗能忍數數勉
令休寢弗聽余再居喪前後六年不入內畜牧蓋歲
釀治調齊不見其異於宜人未病也其初歸公爲郎
中家甚貧貸貲爲奩已而貴顯曾不能指索器物以

自益當此時余已及第人意其弗屑也後余以言見廢昆季分業既無所取餽遺交際又多拘泥不敢妄納戚屬仰給漸衆賓友問學日不下十數人倉卒率至稱假人見其稱假也固已疑其不足也入門而爵醕盤餐豐約有等縮費佐急言出輒發則又咸疑其爲有餘即余亦且自忘有無嘗從賓友外遊問學踰數月不一歸於余之所拘泥者拒謝之嚴乃或過之固不能遲徊也蓋自資奩已能不校故其視分業之推也常若同乎已自稱假已能多施故其視餽遺之來也常恐病乎人爲曾氏之婦者念其享薄而身比

不踰戶而於羅之歲時饋勞吉凶贈襚有不待明而得余意余忘而爲之請者余以己丑及第官翰林明年孺人扶侍來會在告返滄洲壬辰假滿入謁孺人留家癸巳遭喪又七年己亥而皇太子立推恩百官余亦赴召宮寮始以家隨於是孺人當封安人例得自言因竊念待罪太史十餘年罔所建白遷久其私不可微以嘗孺人孺人曰君意甚善吾豈必心帔始稱貴人妻哉庚子季冬疏請東宮禮儀外議洵洵禍在叵測孺人怖欲死諸寮內子怪不爲止孺人曰彼舉職事我婦人也安敢可否比得除名解顏慰

藉無幾微不滿歸田聞有薦者輒頻顛曰官不易做
勿又恐嚇人也以是及第二十有七年而孺人終不
得封亦終不以爲言孺人既連遭多故所生不數而
又難久存壬午子元戊子子冠僅一歲壬辰女蕙秀
已亥女則巽乙巳女則伏皆止數月除名之既月而
子世光生張家灣逆旅中今十五年憐愛矣督教之
必以正始聘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朱豐聶公女
歲天未續聘孺人自以獨子於側室故甚忍乙卯
遊楚七月側室生子不舉心已邑邑八月十日聞
旅病憂悸轉劇選藥載糒徒使來迎明日病

相憐時先是不食已數日醫誤以爲結熱連投大黃
劑遂不起侍者悲泣問後事應曰我何言啓篋襲殮
皆初歸時衣無半金遺也嗚呼入免終窶之謫出忘
反顧之懷余之得植其平生者有以也志未竟而奪
其助天乎其終有意否乎孺人卒于八月二十二日
又十二日而余始歸以丙辰十二月十二日丁酉葬
于桐江石羊磯冷水坑之原壬山丙向嗚呼存而無
一日之逸以休其形死而無一言之訣以慰其情一
坏之掩宜其不能瞑矣余之平生竟何成哉竟何成
哉嗚呼銘曰

念者文身
昔後余而生今先余而死死者本非期生者豈無止
皇皇其行將有以終與爾兮同歸此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厓歐陽

公墓志銘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厓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
歐陽氏最繁公出安福令萬衍後世居鈞源二十世
祖觀善徙水陂高祖憲文 明初仕爲翰林檢閱曾
祖用堅祖元器考權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
母曲山蕭氏封宜人子三人公其仲也年二十二舉
弘治甲子鄉試高等戊辰禮部中式廷試對策力詆
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擢四川按
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以母憂去服除補雲南督
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
總理蘇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賊安銓反
以公熟于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公爲人眉
目皎皙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約數
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
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旣爲官又避
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故自入仕以來未
嘗一日不治事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所在即朝

議曲爲解宥不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爲隱忍不能甘始爲刑部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否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銳誣逮搢紳前後相踵公於田崑扈仁李穩余祐樊準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即嚴旨切責不爲動銳不勝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瘕不得竟還職於是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遜公嘗決囚南直隸勘事河南錄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閱辭人出數言輕重其罪各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

又善說書史指畫經義士人宗之安銓之變斬關殺吏攻圍鎮城而阿迷嵎峨新興蒙自武定騰衝諸賊相煽且起是時老撾潛通交趾木邦孟養與緬甸孟密互相讎殺師宗納樓思陀八寨廣南亦佐威遠皆亂勢亟矣公聞命自金陵晝夜行三十五日入滇不四月銓等授首上以銀幣勞公公謂前都御史傅習以死勤事而身享其成不可上疏固辭且以滇夷獸面鳥言不易馴伏有司恃險遠恣爲嘍割則獐狝跳躑相報苟拊狗不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諸郡縣殘破者給食散種差其免租之限如含薄糜

哺弱子而於諸夷或判疆域解怨爭携黨與而歸種
落則如投善劑以消毒瘍減月例家火以寬農覈武
官職田以代俸止蒼石玩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
又如積餘饌以充虛橐至若鹽鐵銅錢商稅之辦納
徭役里甲之踈數稅糧輸積之遠近軍屯民田之隱
漏又皆酌地力時變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
零碎蓋藏之不遺筭也 上既知公可任數下璽書

褒公公益感奮而總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
鎮守巨璫杜唐表裏為奸掎刻境內歲且至數十萬
公已切齒而近歲 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

他事疏紹勛兩人併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
至十餘上兩人益懼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叫囂醜公
公既伐其隱謀乃更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
求勝至是為賄者所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
致仕且連巡按御史謫調給事中論抹者奪俸一月
公請自坐除名贖御史追奪已俸贖給事中不聽公
慮所言不效來者藉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而
人交搆狀以為佞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已非輔
臣黨人願弛前此黨禁復諸逐臣蓋公已離滇久矣
不以去位為嫌而以後政為慮不以去官為辱而以

完名爲榮聞者莫不危公恐觸上怒而公之懇款若未效百一於君父前者爲郎中時乾清宮災應詔陳言五事中如早朝帳房番僧宮市皆人所難言至指老兒黨者即寧銳諸人且嘗其反噬者也顧斷斷不肯釋口豈所謂胥靡忘險故耶正德間權倖用事公數數相忤不及禍今上初號爲治朝公又屢受知遇宜得展布矣乃卒爲權倖所中致仕時年纔四十七家居視入仕之日爲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布其可稱述何限將有斬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邊方多故許大宰讚數薦其才不報大宰讚者前大宰

亦無有薦公者公性孝友嘗兩䟽扶持奉直公省母宜人在官聞母計即日就道旣葬廬居墓下久不去中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無分異收族教子周貧卹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旣廩而多施所居去城市二舍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即在鄉未嘗以辭色忤人鄉與鄰者若不知有公即相見不信能忤權倖爲人難爲一至是也公生成化癸卯十二月十二日卒癸丑七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一娶劉氏封安人進宜人先公幾月卒子二長庠次薦皆府學諸生孫男本孫女載英許聘汶源王庠諸孤以是年

十二月十二日祔公第四都傅家坑宋水部員外祖墳右以宗人南京大理寺正瑜所爲狀來請銘且曰公治命也洪先嘗聞公于外父太僕曾公則已想慕其爲人乃今讀狀與諸奏稿旣悔生同郡未獲識面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不及侍語以請所欲聞然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欲得猶可以自解也銘曰侃侃遺直秉文開誠有服克恭邦憲孔明四星斯皇寔蹶天步果正我行履險若素式時陳臬弼教用成帝曰休茲作朕股肱于畿于滇無問遐邇臣拜稽首矢志弗弛遏蠻戒戎反側以馴懷哉萬里如疾去身奪位胡不終竊位者怛臣敢辱祖廬陵歐陽故史諫銘副于大常

明故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岫嶺祝

君墓志銘

嘉靖己丑進士中有頎然偉丈夫豐頤環睛而美髯舉辭遲訥不問可知爲剛正恢弘人者衡陽岫嶺祝君也余少時喜與同年談學君嘗師事湛甘泉先生向余無支語慨然若有餘思心竊竒之以爲他日磊磊搢紳間必是人也是年授戶科給事中壬辰轉兵科給事申在言路七年竟以方鯁忤時倖臣請內府

白糧代俸戶部許之君疏不可擅損上供竟廢閣癸
巳星變有巡撫黨執政者故指事應爲解君應詔
力破其奸其辭曰瑞因德應變緣政起古之明訓也
某本市井無賴輔臣汲引驟至顯融不知圖報敢以
瞽史飾辭熒惑聖聽罪在不赦執政懼面詰曰子
何獨無舊情君拱手曰某不敢以門生私先生負天
下執政心啣之無所泄會甘肅諸夷入貢誣訐撫鎮
大臣聽之懼損威咈之懼激禍朝議不能決乃命公
同大理少卿蔡君某往驗將陰中之比驗覆君以所
訐坐諸夷群小不復株連事尋解執政計沮而君出

太平知府三載骯髒視昔不變巡按子貨馬霍民且
挾有司爲利君怒將執之而巡按又惡其直已嫁不
根語劾君事下巡撫君兩疏其寃竟得理仍左遷兩
淮鹽運司同知未幾補贛州知府贛境多盜督府憲
司蒞之憲司嘗令賞捕盜者君謂其賊不實乃屏人
謂曰吾知某非盜若柰何枉之瞋目視捕者捕者搶
首不能對具吐實立反其獄憲司不勝忿與巡按共
擠君君再引疾求去上不聽尋陞四川按察副使備
兵松潘是時西南夷騷動君乃兼程往親出烏道徧
歷林峒撫視籌畫條其病利與巡撫王公大用意合

二年松潘無事擢陝西布政司左叅政而疾漸作無何罷歸是時士風尚通君所持乃直信已意不少貶其枘鑿齟齬無足怪也君雖屢挫然矻矻民事惟恐一日蠹食在戶科嘗論賦歛里甲數事行之民間衝卒輪戍廣西邊衛多瘴死追逋日密公私兩困君疏罷之全活甚衆初至太平禱雨雨至蝗不爲災減贛郡供應即督府憲司無所避至今贛人德之自罷歸即居岫嶠不復往來城市城市人亦不知有岫嶠關說僞禮不至庭戶嘗與余爲衡山盟間數歲必遣人問訊今年復書不再月而君逝矣嗚呼君不磊磊已

翁以公貴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母顏氏妻黃氏皆贈孺人繼譚氏封孺人側室王氏楊氏子二人宗大學生宋府學生女四適大學生黃策指揮龍堂府學生易棟伍文守君生弘治己酉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嘉靖丙辰七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八君處父母兄弟孝友治先世祠墓不遺力待子弟有恩外若難犯而中無他腸所遺有兩科奏疏使西漫興蜀中稿祝氏家譜塋祭禮式存于家宗等以八月某日塋君樟關某山某向畢事以從子舉人完狀來請銘君嘗依栳木翁墓治塋域而屋于前索記于余余名之曰

念齋文集 卷八
知生堂聞君將屬纊視子弟陳含殮具顏色不變嗚呼君果知生哉吾又何銘雖然知君稀矣吾烏得無銘乃爲招辭銘之辭曰

君之生兮名州衡之山兮湘流羗信美兮靈脩衆姘如兮誰尤君之居兮岫嶺望栝木兮夷猶生無怛化兮死且神遊白雲爲車兮明月爲儔悠悠樟關兮孰知春秋

三潭羅君墓志銘

三潭羅君曠達人也方頤豐準性度純謹夷猶與人處無疾言狂態而心常熙熙若不涉世務者故善詩

如是雖移晷刻不知倦或主人勸酬至甚醉目光傍流輒拱手告寢鼻息齁齁主人不厭雖累月如是不舍去往年常遊金陵金陵多鄉貴人好爲詩及顏氏書相遇甚驩飲之酒見其狀若此更相稱善交引辟爲子弟師居無何忽忽不樂棄歸嘉靖壬午始與先大夫相見先大夫高睨一世無富貴態常鬱鬱不欲與俗人交杜門城市中巷無轍跡遇君至啞啞笑言且至暮不休每席地坐共持尊酒倚筆床嗚嗚長吟彼賡此倡揮灑滿紙當是時余弱冠旁侍謂嗜文墨耳未之多也他主人或相招皆不樂往而先大夫座

中無君輒惻惻不樂乃延爲子弟師歲且暮猶相對
予至是益愛敬君間與語周程之學悚然俯聽歎曰
惜吾老矣枉此生無可贖者遂爲詩贄谷平李先生
願師事焉不獲請退而日誦陽明語予笑曰得無勞
乎應曰誠有聞即死何憾久之詩類白沙字類陽明
見後生輒談先大夫與谷平先生口不置也又歲餘
先大夫捐館君且病方病時聞計伏枕痛哭不自已
故病日甚勢且亟猶欲爲誄辭舉筆淚涕交下竟不
成語後二月亦卒平生不知計筭事少嘗學爲諸生
以門戶廢業而身亦窘子弟束脩囊無停滯家不能
可乃以讓蕭廷翰而自爲介衆謂稍自媚即可以謁
得謝而君不一動齒卒之日其子程無以爲殮又十
餘年不得塋而素所交游日多零落今無復有談其
事者悲夫君名輅字木夫世爲山原羅氏始祖時濟
爲宋吉州推官高祖敬簡曾祖存淵祖丕冠父效祖
母石鼓周氏君生成化戊子六月二日卒嘉靖癸巳
六月十四日娶謹源周氏生二子長程次玳玳早卒
程娶莞草胡氏繼劉氏女適楓山劉氏孫女靜英丁
巳十月丁酉祔塋本里象形祖丕冠墓左癸山丁向
皆程力貧終其事銘曰

若有人兮山之阿殮沉瀝兮被芟荷行無頗兮志匪
他莫我好兮謂我何歸去來兮擇所處孔鸞相從兮
猿鶴與侶逝而不返兮將遐舉延味嚇腐兮奚足語
潭有月兮松有風生此樂兮沒此終相贈遺兮留無
窮後千秋兮何悲恫九地脩文兮多君子異丘墟兮
同寢止勒室銘兮考終始天地為徵兮未安此

魯齋周君及配宋孺人壽歲銘

魯齋周君名鍊字愈豐世為吉水森塘著姓曾祖峻
魁祖廷伏父履循履循嘗為諸生苦疾棄去問醫于
婺精其術歸用治他疾輒已遂有名郡邑中以其不

必已出當散人問醫時君六歲獨與母
年而散人歸君已背誦書史趨拱拜
年母卒而散人益無家念郡邑人聞
善酒迎去率日夜飲之散人得酒
呼召宗戚訊勞但知有君君既學不
散人通其術郡邑故竒散人逆計
其子來迎者得與同載為幸以是
且徧郡邑中散人卒君之名顧
李東垣朱彥脩而一聽增損於脈不
疑之君庶曰吾用藥如韓信之
多

如武穆之陣運用在心蓋因

六六

告

拘方而待兩心豈常形此非

動移數刻

似如初

戶

言則

有通

首緝不令自叙苦楚何在

汗沉徐數

洪利滯斷人禍福殊驗如言

何日上 則

十年言其當祿食與他人失得時月詢其後果然

先大

斷驗是也

派

獨不

言

失實

四廿

君亦

相調

業已難效數嘗君君意又亦厭之嘗語吾曰歲在其

支吾當死不爾吾不復言脉乃擇材為棺又幾年為

嘉靖丙午買地二十一都某山去家五里許以丁未

元日治二穴其上以自待一待其配宋孺人余聞

往勞之執余手曰人生固然耳獨不憶間者言乎雖

然昨臨封淚泫泫不自已非有懼也吾少失母遺弟

鑣四歲吾與妻宋再事繼母而子視鑣其困瘁吾兩

人知耳吾父坐誣法必死吾忘饑寒累跋涉求見長

吏頭搶地乞代幸得白當是時寧知有今日乎鑣有

室求分異倍與父產而自取其一哀其早孤也其敗

也復與合食而姪潭者顧又甚少何意鑣已死吾獨存耶伯父履泰負官賦四十餘金以誣逮代償之履輝者三從叔幼無歸吾食而婚之又婚其子其子死始罷食凡爲食者以爲祖宗之遺也今吾已矣誰當復念之者所置田宅僅中人之貲固養生者不廢也不知此身所藉者數尺地耳縱深錮而厚藏又何益於此身即後朽又安從而知之然而爲之者毋使子孫之我累也則又曰歸是地者吾宗也不敢迫其祖而從其下庶與死者兩適焉他日能爲吾書乎余曰公叔之丘靖節之挽惟古人行之能不諱即今何辭

識君衣履布素垂二十年如一日兩造其家見其茹苦食力而不敢怠夫奉之厚則損之不輕愛其小則難及其重彼怛化者皆不早見而去其累也君之自待其身若此其篤於爲義有以哉君之脉未必自驗即其果驗當訣時知不惑於所歸也宋孺人出郡城上巷名家處士諱某女敦樸慈惠足以濟君之剛嚴君之兩合食也食指繁孺人早暮操作不忍告勞以敗義舉人以疾迎君君嘗厭怒則解之曰彼皆人也疾苦在身恨見君不早孰無父母情乎密戒輿馬相其行先宜人聞其然語諸婦曰是酷類我病且亟猶

命曰汝無忘宋孺人孺人二子長淑次渠渠爲縣諸生二女長適永豐張最捷次適富灘梁錫君生成化已亥八月十四日年纔六十有九孺人生後二年而月先三日皆甚康強而謀及此吁噫可以爲之歌而銘也已銘曰

有形之爲贅兮疾病疴癢交爲侵大患是用貴兮藥石炳刺其相尋計脩折以恐惴兮不虞跳踈而呻吟詎知自寶汗穢兮乃謬咎夫愆陽與伏陰持以語儻類兮莫或懷余之好音何伊人之哲慧兮先得同然於我心臯如廓如並竈兮曰與同室其將臨來者月元會兮攬煙雲爲裳衾田廬僮僕委背兮與逆旅而浮沉飲且食而無悻兮翩然視其居歆去來志自遂兮寧大塊之我禁待木拱而積歲兮吾將索子於高深

明故武畧將軍介菴何公合葬志銘

何武畧名某字某號介菴榆林人也父曰某自某而上凡四傳皆世官其先居萍鄉有諱某者以謀勇事僞漢歐普祥僞漢滅勸歐內附後以功授武德衛百戶百戶傳綏德衛鎮撫卒子某代某卒子某代有五丈夫子長煥代爲千戶以功陞指揮凡知而武

畧次三爲人頰面脩髯廣輔豐頰慷慨忘義自少任
父事而序不當得官意氣磊磊不能恒思自表見
而無所於試則少混其跡於邊賈稍出計畫即駕諸
賈上不數年手致千金者三即不自惜隨手輒盡而
賈益日增嘗曰凡吾降志爲此者將以遂其平生不
爾直財虜耳烏用賈爲於是粟塞下助軍粟甚多
當道寵之以爲勸且舉常格如制兄焯弟燧

皆國子生而已爲武畧將軍某衛千戶是時次兄輝
已在仕籍後爲社榆縣丞父子兄弟衣服甚偉是
榆林頗推何氏然武畧不以自多復出奇羸大起宅

奴美贍者而居其疲羸父疾革時指橐金相目曰此
王威寧寓物也幸卒致之死不恨殮甫畢武畧以騎
載橐如滑王公閱之皆故封也駭曰今世乃有而父
子耶餽以千金拒不受徑馳去其後轉賈江淮王適
起總制諸邊軍事乃移檄物色將以相報武畧聞之
嗟曰彼豈謂吾未忘情耶堅避不就王不自釋陰損
已功畧其名授百戶武畧不可然業已上籍竟與從
子曰汝或甘此吾不能安也於是人兩賢之以爲非
王公不能讓非武畧不能辭武畧以賈番維揚故以
煮海之利正德末勢闖專擅冒禁賈多緣附武畧顧

不復賈多貸人金錢或捐其息而貸又日增江淮士人聞其然且愛士能致客多與之遊於是門不絕軌而宴飲吹彈日夕不倦性故喜施雖極豪富尤汲汲於人之患難藉其力無不意滿鄉鄰自榆來權其母子貸之加於他人復更其衣冠使與座客等得徧交其士人而宗戚留榆相去雖五千里其歲用入有常期猶其在堂奧左右也榆有俠客湯五疆義而力不足數稱貸於人不能償武畧揣知其情既多乞假已而復自出券示諸貸者曰湯五困矣吾已不復望息諸君若何咸曰願奉教湯得已責而揚人徐三峯爲十不爲厭與縱偷兒使之遠去滅跡又與古人行事相似然其心始於不忍而力固足以庇之不自知其合於古人行事也始在榆林娶劉氏延安千戶某女比留維揚娶于揚生三子劉之歸也善事舅姑姑性嚴獨劉當其情武畧遠賈代治家巨細有緒舉二女閑以禮訓養外氏之孤極有恩因省武畧疾卒于揚年幾十幾揚爲義官某女某死康濟河而揚姬獨與女居將笄武畧媒焉其善治家不異于劉故武畧得遂致客施貸之事武畧卒負貸者反辭迓責家漸消落揚節縮撐拒延名師教其子時時舉武畧語務令

諸子謹習不致放蕩年七十以疾終與劉皆祔武畧
傍三子長城舉進士爲山西按察副使次堅舉應天
鄉試臨江府通判填爲縣諸生孫男幾人某某武畧
生天順己卯某月某日卒正德丁丑某月某日諸孤
以某年某月某日治葬某地之原久未有銘又幾年
堅爲臨江以公務往來吉峽間數與相見因叙其狀
若此且謂先人故居漢中白河蓋皆鄉人而徙者也
委以執筆余讀武畧歸橐事持信義畏禍福者皆可
勉爲至於讓爵非輕富貴而不屑薄功名而不爲者
必不及此其鏗訇振厲使人矍然而氣作脩然而心
惟古達士兮智若轉丸得喪取與兮身莫與干豈必
世官兮虎服而冠匪分所宜兮貌若飛翰萬金來去
兮立致匪難彼困不解兮惻爲深患朔方其產兮淮
海其觀生而不滯兮沒將以安二媛同穴兮奚所歎
我歌聞遠兮永弗刊

張野塘墓志銘

空同李先生督學江西負文而知人矜重許可嚴旌
別繩諸生諸生試文高等序受廩無以新聞舊者或
特賞識則又薦引揚摧不置口有司舉鄉試務取合
其言以爲公而是時吉水田心張氏居高等三人其

一即署學生越序給廩以寵之者野塘張公鳳儀也
一時士人既以空同行法不守故常爲可駭又皆慕
公不知出何等語乃令主司破調相待若此爭傳以
爲幸此秋試衆且屬目而場中吉水爲飛語所嫌已
中而復擯者蓋十餘人公名在擯中聞者咸爲扼腕
然猶以爲公之齒方壯不足憂也其後督學於諸生
法守稍稍寬假而公之蒙賞識者無復有如在空同
時凡十入鄉試竟不一偶而公之顛亦且種種矣人
爲語曰毋效述韶破的秋毫偃其弓張迷韶者公字
也公爲人敦信孝友未嘗有聲容之過而獨蒙於自
平生意氣慨然若無與當憐公者不以爲過也始公
之先饒於財祖與通父素純尤好施不責償息鄉人
恩之曰後世必昌至公之身而偃蹇更甚爲慳鄙者
所笑又張氏故無祠公與諸從議舉其役出贏計息
累千金半歲於公爲盜所窺一夕燬廬入盡掠以去
群從以金坐公公不辯貨其腴田上屋相償而家日
益落於是議者益以文窮爲疑未幾公三子鈍銑鑑
皆有文廩食于學而鈍舉嘉靖丁酉鄉試又五年公
以歲貢與鈍會于京師稍伸矣不旋踵而公卒旅舍
計其生成化己亥某月某日至嘉靖壬寅某月某日

年纔六十有四人更憐之將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歟鈍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地之原洪先在嫻友中故知公書來請銘辭甚悲鈍今爲武昌府通判有能聲其諸孫男凡幾人孫女幾人然則天之於報施其未可遽論也爲之銘解之銘曰

同業或異售兮轉盼更上下齟齬視嗜好兮時乘乃速化一言見智愚兮聽者豈相備甘苦紛錯入兮賤宜定價達人齊物我兮奚悲以喜咤屈伸之理然兮生死猶晝夜作銘爲左券兮來今將可藉

明故湖廣左布政使水崖彭先生墓志銘

下而悲人之難立也故曰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嗚呼孔孟之時且若此又况百世而下能有所立者哉洪先於水崖先生猶幸其見而深悲其亡也先生者今之剛介人也其銳於有爲頗近於狂而所守則甚狷嗚呼可易得哉先生姓彭諱杰字景俊吉水瀧江人世出五代刺史珥後曾祖和祖鈞睢寧縣教諭以幼子教推 恩封翰林院脩撰父占以先生推 恩封南京刑部主事母林氏贈安人繼母李氏封安人教天順甲申賜進士及第第一人名行重一時先生與從第叅政桓少同學穎敏強記人竒之號

爲二彭弘治己酉舉鄉試庚戌賜進士出身第四人
壬子授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陞雲南廣東二
司員外郎庚申用尚書戴珊薦陞兗州知府未幾以
繼母憂去乙丑起復補廣平調真定戊辰復丁父憂
癸酉起復補順德乙亥用兵部尚書彭澤薦陞四川
左叅政以平夷功陞按察使辛巳春陞雲南右布政
使是冬轉湖廣左布政使癸未以引年致仕先生學
有師承多讀書爲文章汪洋恣肆而準于義理嘗負
大志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故入仕三十四年所
在必稱其官多於難能者談笑舉之而氣不能下人
爲治獄當得人情而不可拘於律令當先權要而不
可過求於寡弱凡所奏讞雖隆貴子弟無所回避人
竟莫有難者及爲知府文案山積手自批荅吏胥拱
手無敢舞文而所屬州縣皆得別其賢否使得以已
意爲治大率主於愛民而不取具文法四川十八寨
焚夷叛先生以叅政督餉出險道師賴以捷歸至叙
州宣慰使冉儀所部妄有所掠按察僉事鄔公某廉
其首筭之儀部下鼓譟且叛城門晝閉先生適至行
其營呼儀曰若與吾非征焚夷來乎柰何復以身家
效焚夷儀感悟復爲書計謝鄔得全軍歸初焚夷爲

人挾誘頗悔禍先生欲撫定之而議者貪功遂致用
兵士卒死者十六七乃得小捷當道始多先生事聞
朝廷特賜白金文綺他皆僅免罪而已故事土官父
老子代者必納賄諸司始得請緣是土官狎諸司征
調輒爲無狀播州宣慰使楊斌病請代而賂不至數
年爲諸司所格先生至即奏代以金謝不受涕泣持
去其爲雲南司鹽法在湖廣宗室甚繁歲入祿米多
羨餘二者人咸藉以自利先生一無所染而下州所
產丹砂蛇艾諸物當道有物色者旣不之應或詬詈
之其心以爲吾之自處若此則亦以此望之人人而
生年且六十有六是時忌者旣幸得間又惡澤浸已
權竟予致仕以歸歸之日人咸寬之而先生之意灑
如也方在郡時每發憤輒爲詩見志傳者愛其詞多
爲悲賞然是時忌者素以文字號相知乃獨乘間若
此豈亦忌其文耶劉瑾用事威震中外畿內郡邑皆
歲有所獻先生爲廣平止具二帕瑾笑曰是非清苦
太守耶飯其使遣之雲南黔國公沐紹勛禮絕方岳
先生與分庭相抗武定侯鄒勛鎮湖廣肆武斷二司
不敢馳中道行先生強其門以入二人者竟亦無所
報夫能行於逆闖武夫而不能使故交之無忌心則

是勢利奪之也先生澹於勢利故絕識非人所及每
每軒輊孫吳排斥佛老拔識名士嬰犯避諱而無畏
沮蓋其所追步者皆古之人而不取必於衆故也少
嘗思范文正義田恨不能償每割產分俸以自效家
居貧薄絕跡公府處隣里親友不異儒生性喜飲飲
必擇酒酒必引滿醉則掀髯高論若無與伍冬月能
飲水數升經年不浴身無垢穢往在南京仙人尹蓬
頭常來乞食每假宿戲語他貴人邀之即不去先生
年至八十有五強壯不衰人遂以爲得仙一日偶病
酒檢遊仙詩日自默誦已而索脩真書忽不能視遂
其所立如此何假於仙術哉先生家居同邑有東川
羅公先考雙泉公數人十餘年不一相問訊然心許
可事砥礪各以古人自期待數年以來相繼淪落而
士風亦隨以變相彈以勢相援以利使後生小子爭
爲交游嫵媚以資衣食而莫知其流之所極談古人
行事不以爲迂濶則以爲背時不適於用有志者爲
之皇惑而無所取裁則洪先所爲悲者豈獨先生一
身哉先生生天順戊寅正月十日卒嘉靖壬寅二月
十二日初娶泰和鍾埠袁氏貴璋女封安人生子駒
再娶南京傅氏金吾衛鎮撫安女生子騞繼娶湖廣

潛江章氏蜀府審理時選女生子晟天女二適錢蕩
徐有年孫男五垣圻堦城堵垣堦堦皆府學生堦爲
叅政桓後孫女一適泰和梅山曾桐曾孫男七元錫
元鑑元鍊元鉅元鑿元銓元鎬曾孫女四昉等以壬
寅十一月八日塋先生于所居之近大山之陽申向
託洪先爲銘嗚呼知先生者鮮矣可無銘銘曰
瀧之水其流如頽瀧之厓其石崔崔神物之潛兮孰
測其去來或見而躍胡然而摧噫嘻大山天之所培
其氣爲雲爲雲爲雷被于八垓茲惟先生哉

明故廣東按察司副使嶺泉胡君墓志銘

主事斷張延齡獄忤旨例謫和州同知稍遷徽州府
同知南雄知府自爲州郡而能益著復用薦擢廣東
按察司副使整飭瓊崖兵備卒于官年四十有九士
大夫聞者莫不惜其才而卒之日又無疾於是聞者
又莫不哀其促余與君同年舉進士而生于同郡是
年同郡舉進士者十有一人先卒者五君於五人稍
後矣而又以能顯余因得以久交心惟愛之余待罪
歸田君嘗再訪于家所言侃侃多古人風節不欲以
世俗瑣猥事入口故余於其卒也不獨惜其才而憐
其志不獨悲其促而疑其故又有異於他人之聞焉

既踰年其子宏宗來請銘余旣雅慕而哀憐之何忍
辭然君在州郡余以告去其政事不盡聞大要君之
政事必欲其是非斷於已而不能以毀譽徇乎人已
以爲是雖貴宦尊官沮之不止也已以爲非雖甘言
游說強之不從也以是其能著而人亦多忤涇巖邑
也民喜訟匿不受捕君爲條教使民知令意不在根
株有枉抑來自言即可得理於是訟者無敢囂傲久
之旁邑求歸平建平王貫五者坐逆黨多誣逮積十
餘年不能決至是獲釋者五人君之治獄主於不誣
而已然頑梗自遠盜賊簡息當是時儉菴梁公爲司
民所隱稅旣不得幸而歲漕所屯厰舍舊在邑者更
置灣汴水陸交便比君滿考再至涇歲果大饑施給
有序涇民得以不困嘗署其廩曰積之者誰散之者
誰知我者此罪我者此其爲遠慮又若此去之日民
擁道挽之不得泣留其衣服以別入刑部爲司寇漁
石唐公所知主視諸司奏牘諸司有大疑獄及當矜
恕者屬令代署奏牘上皆得 俞旨及謫和州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所過州郡多以供調弗嚴得
罪至和州官吏無受譴者然自和州至爲徽州以副
倅得不事事時時與儒生學士遊儒生學士聞君在

涇崇獎文學領其說者射科輒中於是從而學易者甚衆南雄當江嶺襟喉天順間於太平橋榷稅助軍餉而郡司其管郡不得人徃徃有所沒入前守同邑劉公實獨以節介鳴於時時人號曰鐵板君至嘆曰吾縱不能爲劉鐵板將不得爲木板乎旣以榷委他倅季一易人以防蠹漁得請因著爲例而民間稅額歲虧者復分遣所屬覈之會議者言小明路事君復建六難之說始庾嶺未開時道入東河抵烏逕出信豐至今商鹽用之而射利者欲從西河入南安小明君之六難說曰塞烏逕路廢小民業一西河在下流利不便六議者詘其說事竟寢自六難出而君益多忤然人亦更以此多君瓊崖之役本以備黎君則曰凡病吾民者即黎也何黎之責不此之詔而但欲備黎黎將我有辭矣且黎亦人也使吾有以處之彼食其土烏庸絕乎於是籍墨吏之效尤與疆宗之怙勢者必抵干法瓊限海外往時官其地者自以遠鄉井入絕域懼其有他又多貪竒香珠翠犀貝諸貨不爲籠罩計不可滿欲於法故無所操斷君斷斷獨不爲身計民始知有官刑而名酋如那紅狗黃猪次第且俱送欵君方以效職自喜嘗獨卧郡齋晨起衣冠將

視事忽手足逆冷不能舉家人請召醫猶曰毋擅出我門戶語畢卒君既卒無能明其為何疾者悲夫安成胡氏出南唐長史滙滙十八世為仲瞻明初以入粟二千石敕旌義民義民生宜昇是為君高祖曾祖萬通祖敬父熹熹喜任俠酷類義民君未弱冠舉鄉試而家世固且非寒約矣然平生自衣食使令無少奢僭處家孝友而恩及群下聞甘泉陽明二先生之學皆能不逆其說居常以其說訓子弟然則能其官而卒以死者其有自哉君生弘治丁巳三月二日卒嘉靖乙巳八月二十二日涇縣滿考封其父文林郎

一日葬里中上坑山而以雅愛哀憐之故為之者洪先也銘曰

謂君弗時宜以在郡邑則治之謂時弗君知考去郡邑則祠之生必有死海南奚疑死如有傳奚以君悲

明故處士劉良溪墓志銘

劉良溪者萬安西門鉅姓也西門劉氏本祥符人宋季功甫丞萬安因家焉四世為昭昭生俊英以曾祖刑部尚書廣衡貴贈如其官祖某翰林某官父琮峨眉典史至是九世而有良溪良溪生有異質淳篤慈惠不教而能衣服飲食嗜好澹素惡音樂劇戲與褻

媒卑鄙語耳目觸之掩避如穢於財利尤澹然無所
染早歲勤誦讀善記憶督學李空同取爲縣學諸生
已而以弱病棄去事母李孺人以孝聞李疾而痞遇
寒輒甚良溪十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其後有室猶晝
夜侍榻前孺人卒哀毀動人倚廬水西殯側至終喪
不歸所遺衣飾盡與幼妹及兄弟之女即犬豕畜之
殯前死則瘞之不忍呵斥也而兄弟之間尤無分異
往往捐已助給之囊篋雖不甚豐親踈食其德者甚
衆其性慈惠淳篤若是至與人謀勤力周慮過於在
已食殍掩骼設漿施橋不遺餘力事不諧邑邑不能
之意其食指嘗數千子弟無敢以挑達浮蕩聞者或
爭辨忤競不之官府願得一言爲決良溪和聲氣降
顏色撫諭詳細務令爭者愧屈一聽于已乃已其子
弟則教之孝弟仁讓引古藍田慈湖訓約及書史故
事解譬或與互答詩歌以興起其志意又之人益信
服友人陳雪筠之子弗順而避于野一日忽心動就
父所邀良溪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固宜死柰吾
父何公仁人也敢以死請良溪諾之明日其子果死
則爲治其塋數年雪筠死亦如之而嘉溪李具顯病
且死慮其妻子無所依也則盡籍其田廬屬之良溪

良溪曰君與吾昧平生而居又相遠力固不足以庇君柰何顯泣曰小人知公公不憐小人何耶良溪不得已諾之每歲跋涉經紀其家俟子長且歸田廬視所籍不損也君之視人若此故絕不能乘罅隙以徼利邑人劉濃兄弟貸百金爲商耗其貲計田廬稱以償貸良溪曰吾不能奪人衣食以自肥盡焚其券聞蔣召清者將鬻妻償債顧遣人慰勞之不復言如待濃而梁士誠者廢疾人也待妻以爲食遭誣訟將鬻妻良溪聞而悲之貸以十五金其後士誠卒不能償無悔也當是時陽明王先生倡道于虔吉之搢紳多學者無問誠僞必倒屣迎之諸縉紳有所邀雖大寒暑節令必赴其始鄉里以出入者爲戒咸耻言之見良溪若此稍稍相率就問莫不隨其往來已而來者漸衆期會于妙香山寺復慮久遠度道里適均建書舍梅陂以待之間走吳越訪諸先生長者冀以自益或納弟子禮野服侍側不知年齒長少也自與鄉里談學有言徑超頓悟而陋持守者群然和之咸若自得良溪兀兀衆中但求寡過無所增改已而言者出入日甚或覺愧屈而良溪未嘗自多聞人過亟掩之不能出諸口也良溪名週字繼卿生弘治辛亥正月

十八日午卒嘉靖丁未十月二十八日戌配縣前蕭氏有賢德良溪篤行蓋有助之者蕭之父曰某早卒無子良溪養其母賴爲之葬祭凡三世七喪賴將分產授之良溪固辭其對蕭也如嘉賓而視臧獲也如其子然良溪竟無子又不得高年以卒鄉里莫不悲而憐之其諧談學者以爲古之功德施於民與行誼可師法應祀典若良溪者謂爲鄉先生非耶將請于有司余與良溪交最久嘗託季弟偕之留都未幾遂病病歸舍月餘卒良溪故急人之難至是友朋鮮在側者蓋悲憐特甚莫過於余又愧力之不足不能正其祀有若若所置祠之議以示後人必有爲之起歎俟蕭皆出余所相度其爲後者伯兄紹之次子鯤良溪更名宗類曰庶幾類我嗚呼其底弗類矣乎銘曰欲辨君子一介辭受欲辨匪人見色簞豆孰處不足而惠有餘持以希聖如水投渠雖志弗究行則有考來者省躬可定品藻

明故直隸滁州判官北山龍翁墓志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

許之履祥故後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
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
爲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
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
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叅
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
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實贊之義兵
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
南都無備欲以僞符疑兵綴之然濠謀四出諸郡士
人積劫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

惟屋家受方懇觀信義子則愛禮之性性循所爲不
逐吉水士人懇懇信義子則愛禮之性性循所爲不

是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
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旣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
丞龍某等或許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
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盖有諸將
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盖
紀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爲大足丞旣致仕遙
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住廕一子爲冠帶總旗論者多
以爲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益張翁不爲悔後九年
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
二酋方疑先生給已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

來觀覺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為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搆攘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為之詭辭款凶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為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廢閣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檀才習之用模有龍駟之媽衛也翁名光字仲虛其先為七世為時霖八世為翔宇翁之曾祖父也翔宇負義氣入粟于官為義民娶東溪廖氏以成化庚寅正月三十日生翁八歲為諸生十二入貲為國子生三十六為大足丞六年致仕娶東坊毛氏以明女先翁幾年卒生子一舄即履祥女一適三都周某側室禁氏無子履祥子子壽以善書選為中書科儒士辦事文華殿與履祥皆早天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於甲寅正月六日後翁幾月禁氏亦卒其年九月二十三日葬翁仁壽鄉一都藜洞李家山虎形首戊乾趾巽辰與毛氏合而禁氏附其塋稍下翁與先君數往

人伯父叅政公竒之曰吾弟不死矣授以家學不煩而成嘉靖辛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是年選擇皆出 上意教習去留視諸科爲特嚴君質旣高爽而文故俊逸不喜道故常語至是感激殊遇益自刻礪務爲博雅名家二年以才授翰林編脩乙未會試爲同考試官丙申奉 命冊立魯王戊戌廷試進士爲 受官扈從謁山陵應制撰 太上神冊表已亥春 哀冲皇太子立簡用輔導諸臣 上意屬素所選擇者於是拜君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脩撰庚子補經筵官同脩大明會典諸書是時同拜者 三十一餘人獨正原科稱最盛而君在衆中魁岸最

王明年以校正五經四書性理諸書例賜白金文綺癸卯主順天鄉試同官不掩言者力擊以去獨君諸所取士一一稱當絕無可嫌明年會試故宰相子兩人同舉進士其試文若宿構或疑有他父之影辭漸騰爲給事中所論下諸試官詔獄根株取驗而兩人鄉試故在君所取士中於是御史劾語連君併置獄問當是時右公者執兩人試文爲據然進士中同逮者業已坐他官贓私狀不敢單辭激禍其獄遂成而上怒亦解罰兩人止除名君雖罷秩猶得以衣冠還鄉里盖從罪疑輕典非盡法也君氣素豪重以嚴振

自飾不忍墮行輩後每念順天在輦轂下門客遊士
多途穴奸不易防抵始受命主試勤小察邇密若
禦寇而竟以註誤見廢心跡不白固已不能無少邑
邑則益肆力詩文表見素志會倭夷內寇鄉邑糜潰
日夕盼盼不休未幾盡得其利害情實與夫戰守攻
取之勢乃更慨然懷憤時時出議中其機牙於是撫
按亦皆交薦其才以爲可備緩急而尚書趙公視師
北歸復以名聞新命下君方慶幸得少有藉以售
其所爲踴躍就道至彭城疽發背卒丁巳七月六日
也距其生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年僅五十君雖魁梧
與人款款胸次盡披不爲深次所有措意俱究根極
拜春坊中御史論舊文清應祀典有詔會閣諸臣
議或謂瑄無著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
配帝享於義不稱君獨謂不然上疏有曰興王之業
固有不盡恃夫汗馬者而况吾道之於著述耶自秦
火烈異端熾諸儒之傳經守正其功有足多者時也
迨夫理學旣明家喻戶曉枝葉滋蔓戕伐本根瑄獨
反躬實踐厭斥支流遡尋正脉使學者曉然知所趨
向此其功不在著述下矣臣以爲昭代必欲崇異從
祀以風示學者非瑄不可其策倭寇則曰不守海而
守城猶納寇於門而拒之堂也不習水戰而角於陸
是示人走而責其死敵也其諸擇將練兵設守節財

具有條議未及盡試聞者悲之秦之先自天寶始以
 避亂居剡溪再徙閩之南安大順間徙居黃巖徙臨
 海幾十世矣高祖世珙曾祖宗傳祖彥彬以叅政公
 貴封郎中於是臨海之秦日以盛大君娶林氏解州
 知州某女封安人子六人懋功懋德懋敬懋恒懋達
 懋某懋功與懋達出側室某氏而懋德舉鄉試女一
 人異姬適江西按察副使王君宗沐封安人始君一
 見王君之文異其人即許以女未之識也比舉進士
 而君適罷去是時諸子尚幼王君共載以南親見諸
 所行事故狀其所遭齟齬為獨詳而為之悲悼為獨
 切嗚呼觀君所以知王君與王君不忍其民沒者可
 以推君

揆器與

來既奮而躡孰召之灾有文曰肆

比于武

興亦稱厥試寧就旅殞不宿于家

志也謂何而命不遐又曷咎耶

明故泉州府同知雙華胡君墓志銘

嘉靖乙酉雙華胡君舉江西鄉試第六人其列既在
 高等而君長身方頤端肅靜慈言笑不苟余與同榜
 屬目盖不問可知其人已而不一再會又數十年有
 人言君在泉郡衙中清冷如僧舍入其室惟敝篋囊
 書數卷未幾以給由歸棄去不復投牒當道移文促
 之不聽家居不踰戶閭終日對書史吟詠里中罕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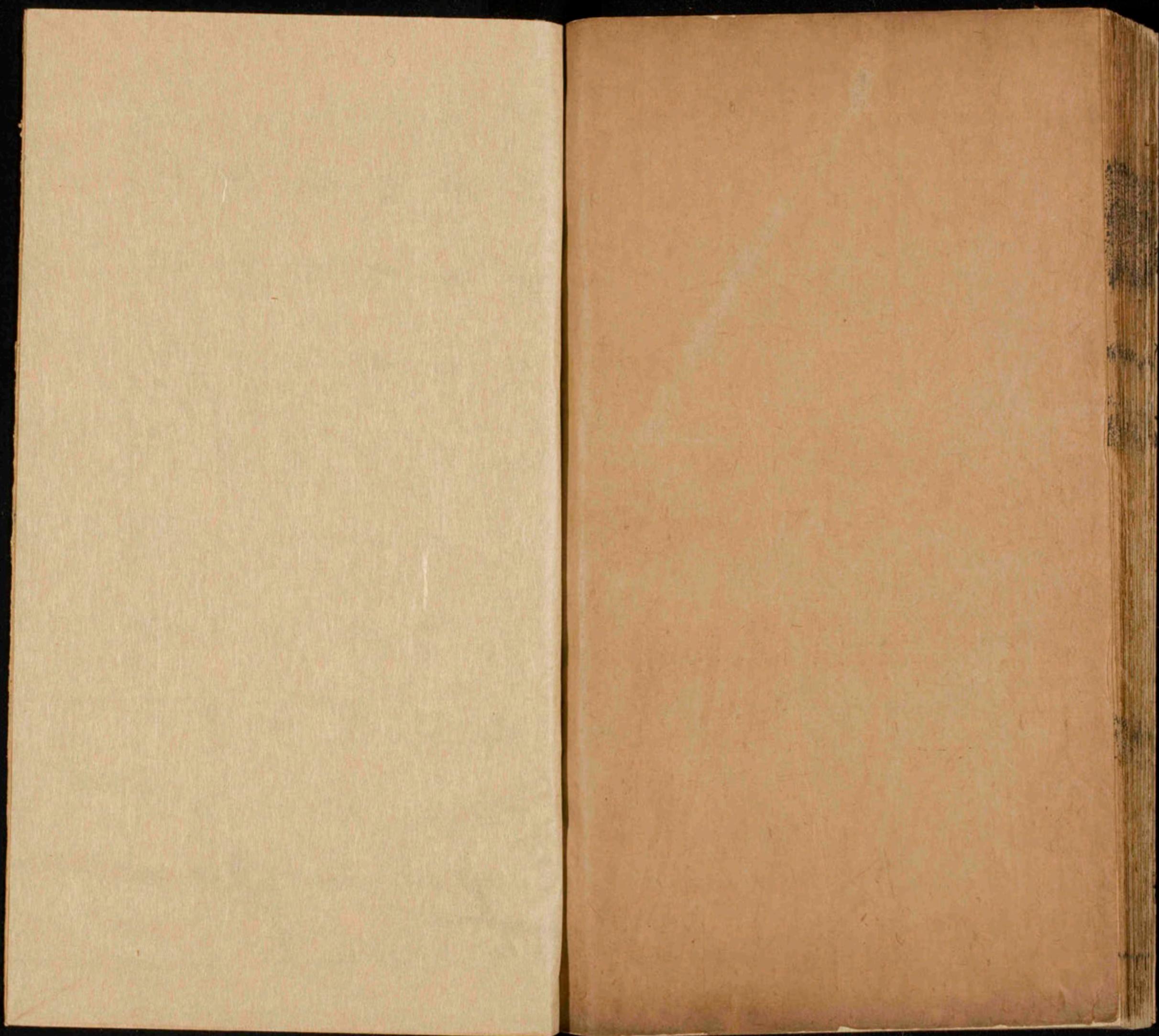
其面然後乃益知君方期邀爲社會而竟不可作矣
卒之明年君之子棊榮持蕭節推其所爲狀來索銘
余愴然曰吾慕君有年未及數與往來今得紀其後
事幸甚其何敢辭君名文宗字在魯別號雙華曾大
父道大父光輝世居廬陵之莞草父鋒號一中爲縣
學諸生有聲以直諫爲里中所敬公生負異質兒時
無嬉遊之好九歲喪母黃孺人即斬斬自立堅苦學
書十三補邑諸生督學邵二泉公器重之問所乏書
曰大學衍義耳命邑令給之乃令受學郡推尹公自
是博通諸經子史百家宏摠考覈務盡曲隱前後督
學器重之如邵公乙酉之舉也試官王公度欲真之
首以他故見抑爲之屈於是君之文名漸著耳比

上春官不第入胄監胄監之士推先之君之名旣重
然削跡自秘不知上謁有司鄰郡有司聞其然走禮
幣聘爲弟子師君亦勉出應之爲文不事雕刻紆餘
縈連出之不絕而操行篤實與俗無競故經其門者
咸有所就然卒不第辛丑出判廬州府甲辰擢泉州
府同知君雖博學工文不涉外事至率其性行爲政
又絕出時輩上在廬主牧政故事任群長爲奸率以
考驗取利而督馬滁陽或奉表京師各屬具贖金爲
常君至盡除之更立科條民咸稱便在泉凡郡務艱
遽與疑獄久不辨者必以相屬剖決無滯猶夫在廬

而蠲浮冗鋤豪猾自效尤多蓋心存乎愛民故於振
風教植善類者惟恐爲之不力事主於奉公故於干
貴勢逆上官者惟恐執之不堅前後在郡且十年衣
無重帛食不二味悃悃雅淡有儒生所不堪者其始
入廬也喪其配楊宜人室無媵侍至終其身嘗爲詩
曰一力自隨官署足獨衾無愧夢魂清而泉之士人
有三不要之謠指君於財於色於官也夫人寡慾則
思慮清思慮清故無所用而不可奚直博學工文而
篤行矣乎君生弘治庚戌六月五日遭小疾丙辰歲
除日方作字遽卒享年六十有七平生孝友能留意
祠祀之禮捐已行之歸田以來郡舉鄉飲賓得君一
至益重而去身之日祀君名宦祠中所遺詩文若干
卷藏于家宜人出蒞塘巨族生二子即棐榮皆縣諸
生一女異王適劉墳孫男三人煜煒美孫女二人懿
珠愛英皆許名家曾孫男一人賀生棐榮以丁巳十
一月某日墓本里神坑之原洪先無似不敢自外於
君子然旣與君同舉而所居相去不及兩舍其踪跡
顧若此可愧也然猶幸得執筆於此石也銘曰
學之疆行之方其政允臧闡而逾章是惟君子之歲
其忍傷

八卷

十一



110X
135
8